



貂

蟬

顧蘭君 金

山

顧而已

魏鶴齡

貂班華

湯傑

主演

漢祚將斬，朝綱日替，太師董卓，大權獨攬，勢傾朝野，復得呂布爲助，表裡作奸，如虎添翼，於是窺竊神器之心，益昭然若揭，

司徒王允，蒿目時艱，憂心如焚，奈鋤奸無術，苦悶不已，一夕，徒步月下，偶遇侍女貂蟬，焚香後園，似有無限心事，默向蒼天告祝者，詰知所以，識爲巾幗忠靈，因認爲父女，密約連環之計，

謀既定，翌日先邀呂布宴於私邸，席間，令蟬盛妝出拜，布見蟬艷絕人寰，怵怵作態，不禁心旌飄盪，目眩神移，允知計售，乃告布曰：（願以小女奉侍巾櫛，）布聞之，喜出往外，遂約期完婚，閱數日，允又請卓晚宴，命歌女等歌舞侑酒，且使蟬爲之把盞，色授魂與，曲盡媚事，卓大惑之，幾不能自持，允復以蟬奉獻，送至卓府，

蟬既爲卓挾去，布怒不可遏，忿然至允宅，責其食前言，允故示驚異曰：（太師携小女過府，原云與將軍成婚，何反見責耶？）布語塞，歎然而去，

比返，蟬已爲卓所污，布自度勢孤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惟不平之氣，時溢眉宇，卓則以睚蟬

故，對布漸疏，於是義父養子之間，情感益劣，嫌隙滋生，

厥後，蟬每見布，輒掩面作泣，示怨董意，布更不勝憐惜，而仇卓之心，因是益切，會卓入朝議政，布得間潛返，會蟬於鳳儀亭，啼嘘不已，卓見布不在，知有異，亟回府，則布與蟬正相倚相偎，親暱異常，卓視狀怒火中燒，舉戟直刺，且恐布不利於蟬，遂遷居鄴塢，藉避其鋒，以圖生色之娛，

玉人杳如黃鶴，呂布書空咄咄，恨卓益甚，殺機以起，允知時會已熟，與同僚孫瑞黃等密議，奏請獻帝，陽詔卓入宮，陰使布率甲士，伏門隙伺之，卓既入朝，伏甲盡起，布挺戟刺之，卓遂伏誅，

連環妙計，既竟全功，貂蟬遂歸呂布，英雄美人，終成眷屬，布之願固已償，蟬之心大苦矣，然漢祚之得延續數十年者，微貂蟬犧牲色相之功，又烏克致此歟，

黃海大盜

雲烟縹渺之海中，巨輪一艘，滿載貨客，逆流行駛，女郎林青，於船中與其相別多年之表兄梁永年相遇，征程遇舊，格外欣歡，其表兄備獻殷勤，希能博得林青之愛。

下層艙中臥一大學生張申，因謀職未成愁緒百結，且以機輪軋軋，人衆吵雜，欲眠不得。月黑風高之夜，該船離陸更遠，潛伏船中之海盜嚴祥，知時機已到，乃嘯集黨羽，大肆洗劫，全船貨幣，括之一空，船抵沙口，已近匪窟，遂令停航，綁架林及張申等諸人而去，蓋嚴祥素與首領劉騎之膀臂楊明相嫉，見張申之英姿爽颯，知爲畸零志士，乃威逼利誘挾其入夥，藉以制服楊明之驕橫，張亦惟有暫爲隨之。

楊明與劉妻麗娜有染，且恃得劉寵倖，殘暴無比，恐張入夥後，侵奪其權，乃進言劉騎，加以阻撓，惟嚴祥則力爲袒護。

水性楊花之麗娜，以張申風度翩翩，於是頓生愛張之意，然張申已早與林青心投意合，對麗娜之愛慕，實等於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矣。

某夜，楊明探得嚴祥將對己不利，翌日，乃先發槍將嚴擊斃，劉騎大怒舉槍而擊斃楊明。楊嚴既死，張申更爲劉騎所重用，然張終不甘爲虎作倀，徒以林青猶在虎口，祇能僞矢忠誠，徐圖脫逃，一夕潮水陡漲，張知良機已至，乘間潛赴牢屋，會林青，準備偕行。詎劉騎亦於是時大舉劫掠，令張申前往，張知借遁不成，乃復與林約曰：「此去當潛赴官署，報請

營救，且夕間當可相見。」

天日重觀，歸帆風急，張申正自慶幸！但無恥之麗娜，已席捲珍飾，追蹤而至，痴情一片，顛與同飛，張申力斥其妄，斯時，劉騎亦趕來，突出手槍，擊斃麗娜，張申於危急時，乘劉不備，射死劉騎。

槍聲齊鳴，警士聞聲而至，逮捕張申，解署詳問，真情大白，匪窟於是肅清，林等亦慶生還，惟張申因入夥有年，雖經林父力爲爭辯，亦未能予以平反，被判罪六年，鑄鑄入獄之際，林青含淚相送，此一對有情眷屬之團聚，蓋須俟諸六年之後矣。

王先生奇俠傳

湯傑 曹錫松 桑淑貞 翟綺綺 主演

是在一個咖啡店裡王先生和小陳並坐在一起，同看一本謊誕不稽的奇俠傳，看得出神時，不覺幻想到他們兩人也變成空中的奇俠，憑着他們的武藝，竟將他們平日所受的欺侮，報復得一個乾乾淨淨，但當侍役送上菜來時，便將他們幻覺驚醒了！他們本都是洋生公司的職員，有一天他們到碼頭上去管理搬運貨物時，公司裡的經理方魯也偶然到碼頭上走走，他們爲了想討好經理，對工作不禁特別認真起來，不料無意間反得罪了經理，各人還挨了幾耳光，

就因爲這點事情，次晨各人竟都接到一封斥職信，他們滿腔的氣憤，無處發洩，不知不覺走到經理門前，想有所報復一下，不料又被經理叫他兩個保鏢的將他們痛毆一下！

現在想到這個仇恨，他們連東西都不要吃了！付了眼，便匆匆的走出咖啡店，走過一個江湖賣藝者的場所，看見門口貼着飛簷走壁的廣告，他們想假使能學到這種本領，就不愁沒有抵抗的一天了，于是便決定進去拜師，賣藝者見有利可圖，便收他們倆爲徒，並想出種種方法，來騙取他們的錢財，小陳因爲沒有錢用，便假裝被綁，騙得了他妻子的許多錢鈔，但一時不願交出，他一定要師付幫他們把仇報了，才肯付錢，在一天夜裡，師傅一面答應替他們報仇，一面派人去攔路搶劫，等到王陳從糊裡糊塗清醒轉來時，身邊的錢不見了，師付也不知那裡去了，這時覺到有家歸不得，有仇報不得，又傷心，又慚愧，于是便想投湖自殺，并還寫了一封絕命書寄給家裡，但當他們預備投湖時，却又貪生怕死起來，正在躊躇未決間，他們師付手下一位大徒弟走來，他要責問他，他卻告訴他們這位師付的本領，實在不高明，要學真本領，只要一筆拜師付錢，他可領他到深山仙洞，去投拜名師，他們信以爲實，爲了又要用錢，小陳便在黑夜裡，溜回家去，竊取一千塊錢，他妻子在朦朧間，看見他的影子，

還以爲是夫的鬼魂回家，吓的魂不附體！

幾天後，他們已到了仙洞裡去投拜名師，果然老師仙鬚飄飄！道貌不凡，就連師兄弟的本事，也都非常高明，飛簷走壁什件都能，他們投得明師，十分慶幸，等到他們的錢化完時，老師說他們的本領，已學到家，可以下山報仇，臨行時，還送他們靈符一道，他們非常自負的跑進方公館，那知仇未報，又是挨了一頓打，他們要去責問老師，不料到了山洞裡，已經人去洞空，并發現許多秘密，方知道又是上了一次騙局！

他們在走頭無路中，只好回到家裡來，這時他家裡正在誦經拜懺追悼鬼魂，看見他們突然歸來，還以爲鬼魂出現，經他們一再解釋，方知其中原因，小陳覺到所吃的苦處，全由奇俠傳一書而來，便將這本書付之一炬，

恐怖之夜

龔秋霞

顧夢鶴

嚴工上

尤光照

譚志遠

葛福榮

主演

洪水汎濫之秋，海上慈善會派劉浩明赴某村任掩埋工作，途過某宅，突聞有女高歌，駐足以聽，不意有水自窗內傾出，致滿身淋漓，遂闖窗入，見女如雲與其父在，女父甚負歉，亟爲理澱濕之衣，彼則着如雲續歌未竟之曲，旋以其所唱多艷章俚句，不合時宜，勸其唱虞美

人，並約是夜到場聆歌，女允之，

是夜，村中之茶座，擠滿聽衆，劉亦在其中，如雲歌虞美人，甚得讚彩，唯座上之屠戶薩楮，髮匠李法，厨子邵萊，裁縫徐蓬等，甚爲不悅，視虞美人不足厭彼等之慾望，堅着如雲再唱四季花開，如雲不應，若輩惱羞成怒，竟強如雲飲酒，如雲憤恨不堪，擲杯地下，忽洪水浸入村上，村人多避難上海，薩等亦隨衆來滬，

薩等投慈善會求援，遇劉浩明，憫之，許率彼等至某空屋度夜，途遇歌女之父，謂於逃難中與如雲失散，無處尋訪，劉乃相偕去，

劉率彼等抵其地，甫欲啓門，門旁一無賴漢謂此屋鬧鬼甚厲，萬不可居，劉不信，啓門直入，薩等則心驚膽戰，隨劉入室，室中陰森可怕，燃燭至東廂，赫然停一棺木，薩等驚號呼叫，而劉絕不爲意。

薩等膽小若鼠，亟求去，劉不許，謂鬼神之事，倘非所親見，決難置信，極願一驗究竟，決與若輩居屋中，

諸人相繼就寢，俄而巨響起自東廂，衆懼甚，劉着薩邵探視，見所停之棺，其蓋自動，且

將揭起，失色奔回，劉親往審視，果見棺蓋昇空，一女鬼自棺中躍出，衆急逃入西廂，西廂中亦穿出一鬼，衆逐他遁，是彼等所至之地，所躲之處，無論灶間走廊，庭前戶內，莫不有厲鬼相逼，

諸人爲鬼逼迫，闖出屋外，旋覺歌女之父尙留屋中，劉遂奮身入，越牆登屋，見彼爲鬼追迫，向灶間去，乃跟踪施救，及抵地，又見彼仆臥地上，女鬼爲之揩去額上血痕，且聞女鬼頻呼爲父，至是乃悟女鬼必爲其女如雲所扮，遂推門入，女鬼見劉，先作鬼裝，劉斥之，乃揭去其面幕，果如雲也，詢女何以爲此，女遂據實以告，

女謂與老父失散後，爲惡漢挾來，蓋惡漢居此屋地下室，製造偽鈔，恐外人來居，乃着彼扮鬼逼人，且謂棺木乃此屋之女主人，觀極與彼相似云，劉至是大悟，忽又聞急步聲，劉知惡漢來矣，躲入灶中，女與其父均爲衆鬼携去，劉急出門告諸人奇遇，諸人不信，又指劉爲鬼，與劉奔走於巷中，爲巡警所見，誤爲盜匪，劉亟爲剖白，並率警夫破鬼窟，

警探隨劉等入屋，惡漢不察，復扮鬼恐嚇，劉等早有戒備，設計拘獲二鬼，再着薩邵扮之以誘逮其他之鬼，不意先執之鬼脫去，於是真假不明，鬧得笑話百出，

最後，惡漢知機密已破，竟將如雲與其父捆縛柱上，四週疊以偽鈔，以火焚之，危急時，劉率警隊入鬼窟，與惡漢相撲鬪，盡殲其羽黨，如雲得救，乃父則死於兇猛之火焰中，

夜半歌聲

胡萍 金山 周文珠 施超 許曼麗 顧夢鶴 主演

有巨廈焉，轟立於夜色蒼茫中，蓋前此數年，爲北省斯城首屈一指之名劇院也，維時一九冷月，午夜風淒，忽有虬髯狻猊之怪叟，僂僂啓扉出，引頸四顧，若有所待，俄見黑影頹然，施施而來，趨叟共語，伊爲誰，叟蓋戲院之司閹，顧者逆旅店夥也，緣叟接院主函，云有安琪兒劇團，來此表演，約期今晚可到，囑其預爲守候也，叟對盼至深夜，消息杳然，旋踵間，見院頂碧火熒烈，黑影一瞥，而淒厲之歌聲亦繼之以起，

距戲院數武，邑紳李氏之別墅在焉，遙見一嫗秉燭扶一女郎，步出樓前，女儷立如魘魔，注視院頂不少瞬，一若對此歌聲，有莫大關係者，既而陰雲四合，大雨傾盆，微聞馬蹄聲，蓋安琪兒劇團至矣，衆既抵院，閹者導入，巡視一週，乃示以旅店所在，衆遂別去，

翌日，戲院內外，大肆修葺，團衆適當排演之際，有孫小鷗者，固團員中之翹楚也，一時歌不成聲，屢試輒左，衆皆不歡而散，孫正垂頭喪氣間，突聞歌聲悠然，細聆之，固迴問百

習莫能者，陡憶此院怪異之說，大駭而走，值關叟，告以前此秋柳名伶宋丹萍之死狀，孫雖股慄，然以進取心切，藉彼之導，計亦良得，遂昕夕研求，竟告成功，出演之日大獲盛譽，一夕，孫因感彼玉成，向壁禱謝，忽聞微語出壁間，奇之，遂登屋頂，驚見蒙面黑衣人，蓋卽遐邇傳之怪異宋丹萍也，宋溫言慰孫，備述始末，孫同情之心，不覺油然而發，遂締交焉，先是，民初秋柳劇社，曾出演於此，有邑紳李憲臣之女曉霞，與該社名伶宋丹萍，女貌郎才，兩情款洽，有湯俊者，爲女父門牆桃李，執袴子也，涎女美，追求無已，女鄙而遠之，湯旋知女與宋暱，憤且妒，思有以中傷之，乃屢讒於憲臣前，宋因倍受凌辱，然湯猶未甘，某夕，劇終人散，宋以遭毒手聞，

宋旣重創，賴其師鍾笑天昇歸療治，得不死，而面目已毀，憤恨之餘，以不忍重傷女心，因以死報，冀絕女望也，詎女聞耗，刺激成癩，父恥其行，不顧而去，伴女晨昏者，僅龍鍾之乳媪而已，宋知狀，深悔孟浪，然已挽回無策，乃密賄關叟，潛伏於戲院頂室，與女居咫尺相望，每當月夜，恆悲歌代哭，女聞歌聲，趨樓頭傾聽，若接響欸，藉慰相思者，

宋言竟，并示隱衷，堅乞援助，孫以感其對己深情，不得已而徇其請，乃使孫與女接，俾

伊得所，藉贖己愆，女果不疑，病亦漸瘳，顧孫初與團中女角綠蝶者，有囁臂盟，至是大有維谷之勢，宋固未前知也，

無何，安琪兒劇團，以營業不振擬他徙，宋亟詣孫，以疇昔盛極一時之名劇相授，以資挽回，果於開演之日，車水馬龍，觀客潮湧，湯俊亦與焉，每孫出場，掌聲四起，譽乃大噪，蝶於幕後覩狀，心花怒放，孫入，擁而吻之，示祝成功也，事爲宋見，深自追悔，蓋不欲以己之私，而破人鴛盟也，時適綠蝶登場，湯一見心醉，追求不捨，欲以勢奪之，一日潛入化妝室，待施強暴，孫值至，將用武，蝶以身蔽孫，飲彈死，宋窺得狀，怒不可遏，誘湯登屋頂，挺身與搏，湯不慎，失足墮死，衆皆譁然，合力攻宋，宋奔避塔巔，衆導火焚之，宋念巨慙已殲，於願亦足，乃縱身清流，長歌含笑而逝，維時，第見孫與曉霞，凝立於晨光熹微中，對洗渺之烟渡，悼斯人之永去云，

喜臨門

周璇 馬陋芬 關宏達 主演

江南豐饒之區，有三農村互相鄰近，通婚已歷多世，南爲石泉村，東爲東原村，西爲西沙村，村民風俗醇厚，多爲聚族而居者，在春節之佳日，石泉村有演劇盛會，鄰村之人都來參

加，有青年石明，奉母而居，家道小康，爲村中之優秀人物，石明有戚族李二姑，家住東原村，此次偕村姑多人前來石家，有表妹李玉英者，美貌動人，石明竟墮情網，

女父李錫九，係貪婪煙鬼，既收下沙家聘禮，妻女聞訊均反對，錫九祇得回絕沙家，對石家親事仍照舊進行，

吉日已屆，石家興高彩烈，準備迎親，沙元松不甘退讓，竟招集手下流氓，從中取鬧，俟喜轎出村門時，故意組織送喪隊，與迎親隊狹路相逢，阻其去路，乘機率流氓追搶喜轎，玉英於事急時，乃先跳出喜轎，落荒先逃，沙元松等刼到空轎而去，玉英身着新娘衣服，急逃往附近金家村，訪其女戚李春姑，春姑浪漫成性，方與其老情人在房中對酌，玉英不敢驚動之，正擬逃去，已不及矣，

緣沙元松刼到喜轎，抵家始知爲空轎，轎夫告以新娘逃往金家村，沙元松乃復率領流氓趕往李春姑家，實則李春姑之老情人，乃沙元松之父桂宗，因以暗渡陳倉，胆却心虛，聞門外喧吵聲，桂宗急藏於大缸中，玉英亦匿於秘處，流氓強向李春姑索人不得，聞缸中人聲，乃將大缸抬回，抵家始知爲其父桂宗，舉家大驚失色，時桂宗受驚過度，已氣絕矣，沙元松乃

披麻代孝，匍匐靈前，假喪事竟變成真喪事矣。

李玉英從春姑家中逃出，向荒野間奔走，向石泉村而來，時石家族人聞喜轎被劫，大憤，方擬赴沙家奪回新婦，見新婦安然歸來，乃奏鼓樂，放爆竹，熱烈歡迎之，大喜臨門，即夕閉門結婚，有情人終成眷屬云。

蜜月快車

杜寒星 李香蘭 陳超子 漪周 張敏 主演

那是秋高氣爽的一個好日子，在新京站台上，有一對新婚旅行要到北京去的夫婦，子明與淑琴，乘着特別急行亞細亞號，將要出發，非常熱鬧，友人們祝他們倆的旅中幸福，父親母親說：「淑琴呀，若果覺得稍為有點不舒服，就要向你丈夫說說，子明，你總得當心新媳婦呀」，這樣的話，是使子明，淑琴，含羞的，……那種情景真可羨慕呀，這樣「新婚旅行列車」，在汽笛一聲響裡，離開站台出發了。

這時只有二人在二等車內的子明與淑琴，他們倆互相沉默起來，光看腿，不說話，淑琴在那兒總是摘她自己的簪子，子明就一味的玩弄車票，並且將他撕破了，「噯，你看你！」「什麼事呢？呀，壞啦！」「你真是，。。。。。」從此淑琴才給子明整領帶咧，子明給淑琴拭

耳後的灰塵咧，這樣兩人才像稍爲熟些樣子。

才說着列車到奉天了，就在此換上北京去的急行車，那是睡舖，兩人皆完全莫有隔閡，在做他們的幸福夢呢，淑琴到子明的地方，去給子明取眼中的微塵，車掌小使皆看笑話，但是在兩人的床前面，有一個小偷，在子明和淑琴到化裝室去的當兒，小偷盜去淑琴的皮包。

於是天晚起來，換睡衣的時候到了，子明先脫的衣服，淑琴讚美子明的肉體美。那就要輪到淑琴的頭上了，子明雖約閉眼，而用細眼偷看不用說了，從前面的帳簾縫子偷看的小偷，也和做夢是的由睡舖落地，使淑琴驚促。

兩人在睡舖裡，實行他們那友人教道的「妻子的操縱法」，「丈夫的操縱法」，……爲妻的須實行鐵拳制裁……男子無論多大年紀，也得裝小孩子，噯呀々々由新婚第一夜，已經是痴情吵鬧的。

列車到了錦縣車站了，中年實業家孫某，帶着情人要到北京逛去，正與子明淑琴乘了同一睡舖車裡，而被追蹤而至的醋瓶夫人所捉，鬧了一起，夫人不及下車，也就同乘出發了，又有一對像幽靈的老夫婦，由小使引進來。

這樣戴着新婚，中年，老年，三對夫婦，還有小偷，情人等等的睡舖車，在黑夜的曠野裡向北京猛進，淑琴的夢語是由小偷拿回錢包來咧，小偷與情婦結托咧，這個列車果然能以無事到北京嗎？……請諸位在觀覽席上慢々の看他的結果好了。

明星之誕生

何奇仁 張敏 孟虹 劉恩甲 王丹 林麗 主演

明星之誕生，是誕生在一個美好的農村裏。

這誕生了明星的農村，也是和別的農村一樣的，有着大自然的背景，春天的嫩柳鮮花，夏天的蛙鼓蠅鳴，秋天的野菊山楓，冬天來了，雪更助長了宇宙的靜美。

農村裏人們，終年的陶醉大自然裏，並未受過外界的衝動。

映畫協會招考演員，真像一個霹靂，竟把這美妙的農村，也整個的震蕩起來，而誕生了明星！

農村裡的胖小子何其華，據有着無邪的心情的純愛着同村的少女孟雪梅，在愛的天國裏，胖子是一向要失敗的，何其華當然也是遇着同的一運命，而使高小樵作了愛情的勝利者。

「招募演員」！「像片會跑」！天地間竟有這樣稀奇的事！何其華發現了自新之途，高小樵操

着必勝之券，而何其華的小妹妹，也一同的去投考那一「稀奇的明星」！

結果和理想變了，高小櫛落了第，何氏兄妹竟被錄取了！其華的老母够多麼高興啊！

其華開始了新的生活，他瞭解了藝術的真諦，則被大衆所愛護着，並且，他的技藝也在競進着。

其華想起了農村裏的慈母，於是將慈母接到了新京，請他見瞻這近代的大都市，和愛子的光榮，會內的同人們，並且爲了歡迎這慈祥的老太太，而舉行了遊藝大會，來祝其華母子們的團聚，和胖小子的前途之光明。

富貴榮華

晨一切靜止的重新活動起來，

富翁錢伯藩家裡，專司養狗的僕人，張富貴和李榮華，是一對有名的饅瓜，可是他們雖然饅，却有着蘊直的性格，熱烈的情感，張李兩個人，他倆常常在狗身上揩點油，偷點狗的食物，這一天，不幸被主人發覺，把兩人辭退，這時恰巧有兩個募捐的人，來向伯藩募捐，伯藩一味的推託，到是富貴和榮華，很慷慨的將領到的工資捐助了。

兩人帶着鋪蓋，出了錢家大門，茫然不知所適，經過飯館的時候，陣陣的酒香，引得兩人飢腸齊鳴，垂涎三尺，可是他們沒有錢，不敢進去，商量的結果，到押店去當東西，破傘破皮鞋，都遭店夥拒絕了，兩人想了一個妙計，終於把一面破鏡子，當了兩塊錢，於是到飯館飽餐一頓，不料付賬的時候，一不小心，把盤碗打碎了，僅有的兩塊錢，連吃帶賠，却耗去了一半，

江湖相士在馬路上替人看相，見了兩人便胡說一陣，奉稱兩人是大富相，發財就在目前，兩人大喜，信以爲真，

獎券店前的招牌，一閃一閃的發出耀眼的光芒，兩人想起相士的話，如果應驗，除非得中頭獎，這時有一個騙子聽到他倆的話，便把一張過期獎券，向他們出售，兩人以爲真的機會來了，便把餘下的一塊錢和鋪蓋衣包，換得獎券，天色漸黑下來，他倆跑到小客棧去住，可是心中有事，終夜連累別的店客也不得安眠，

第二天獎券開獎，頭獎號碼，恰和他兩人所購得的過期獎券號碼相同，兩人大喜若狂，把手中的東西盡行拋棄，不料獎券被風吹去，兩人爬上屋頂，費了許多氣力，才把獎券找到，

欲知兩人中獎以後的情形，請看後集續明。

富貴榮華續集

前集中述張富貴與李榮華，備於富翁錢伯藩家，因事被主人辭退，途遇騙子，以過期航空獎券易得兩人僅有之錢物，詎知次日開獎，頭獎號碼，適與此過期獎券之號碼相同，兩人以爲中獎，欣喜若狂，張李復往前所投宿之小逆旅，逆旅主人聞兩人獲中頭獎，一變其傲岸之態，趨奉惟謹，前倨後恭，具見炎涼世態。

主人以自己臥室讓兩人睡，兩人互商如何用此巨款，復以獎金須星期後可領，乃決往伯藩處先行押借，張李喜不成寢，起而洗足，盆水流出，流至樓下，樓下旅客上樓交涉，引起一場糾紛，經主人排解始爲安寢。

張李夢與伯藩之二女開筵暢飲，醉後令兩女表演歌舞，兩人亦乘勢加入，載歌載舞，甚樂無涯，忽有盜以槍擬李胸，李狂呼而醒，張亦驚起，兩人醒後，猶疑身夢中，並疑中獎等事均屬夢境，及證明非夢始欣然出，往訪伯藩，伯藩聞兩人中頭獎，亦改容相待，商談結果，將獎券抵借十萬元，以萬元作佣金，另加利息，兩人以急于得款，亦不復計及條件之苛矣。

張李持伯藩所開支票，至錢莊兌現，經理以兩人不類富人，頗爲詫異，盤詰再四，終覺可疑，幸伯藩至，証明非僞，經理始允照兌，惟十萬現錢，携取不便，乃先付五千，餘則給以一支票簿，窮措大驟獲多金，誠非始料所及，兩人途經照像館，入內拍照，藉留紀念，傻頭傻腦，照相師頗爲所窘。

巍巍大廈之高等旅館，初非窶人所敢問津，兩人既携有鉅款，擬入內觀光，以擴眼界，惟兩人衣履如此，在此只重衣衫不重人之社會，幾爲旅館中人所攔，兩人出示大量鈔票，始笑顏承迎。

高等旅館之設備，至爲完善，顧兩人不知適用，如劉姥姥之進大觀園，眼花撩亂，不知所措，兩人腹餒，至餐室進西餐，舉動乖謬，笑話百出，鄰客視兩人怪狀，爲之譁笑不置。

都市春秋

蔣山青，爲衛生洗衣公司職員，有同事女店員名愛娜者，蔣之愛人也，一日，愛娜暗以己之生辰告之，邀蔣往，蔣因携蛋糕至，表示敬意，愛情正濃時，適該公司經理亦到，蔣懼經理，急避匿床下，窺見經理對愛娜態度狎褻，暗笑之。

突又有一闊少，携貴重物品及大蛋糕進來，經理亦驚慌無措，愛娜又推之匿床下，兩人相見羞慚，恨無地孔可以鑽入，且同見愛娜對闊少情愛熱度，萬分濃厚，兩人自知愛情不敵，迨闊少去後，兩人各自灰心悻悻而去。

經理恐醜事被蔣暴露，藉故停蔣職，蔣因失職，房租不得付，房主遂令搬出，房主婦極悍潑，蔣以談諧態度對付之，蔣臨搬出時，以破舊傢具，利用小鐵床之腳輪，沿路推行，鄰人皆笑之，蔣自若，旋以無處安家，而物亦累人，遂推入典當，得鈔數元，適跛丐向蔣行乞，蔣以當來之鈔兌給之，丐抬頭見警察，棄杖奔，足并不跛，蔣方知受騙也。

蔣行經西菜館，見人大餐，蔣垂涎，迎面來一餅販，蔣向招手，引起人力車夫誤會，大起爭執，少頃，逃至一公園，見紳士偕一少婦，臨湖并坐長橙上，正談愛情，蔣亦坐其橙之一頭，於懷中掏出所剩之脆麥花，食之有聲，紳士狀不悅，蔣猛站起，致橙失輕重，而紳士和少婦，則已雙雙落水矣，蔣呼救，急將報警燈之玻璃打碎，不知該燈乃報火警之燈，頓時各救火車，紛紛風馳電掣而至，鄰里以無火警，皆大驚失色，而蔣已懼禍先逃矣。

蔣逃出公園，經過一條街道，見衆人簇聚一團，蔣擠入，見有一麵販因滑跌担覆碗碎，哀

哭求助，衆以其慣施故技，一哄而散，蔣不察，助以鈔洋，衆皆笑蔣，蔣尙不知麵販爲滑頭戲也。

天晚時，蔣覺得驗屍所門前隙地，擁廣告紙作被而臥，剛合眼，被槍聲及警笛驚醒，正起立，忽奔來兩人，向蔣撞個滿懷，三人齊跌倒，迨蔣起，追警又趕到，該兩人已逃去，警指蔣亦非好人，拘入警備車中風馳而去，車行時車輪爲石塊所阻，山青跌出車外，昏迷倒地，少頃，蔣乘警不備，逃去，見一短牆，跳入暫避，然又恐出外遇警，更向內宅避匿，該宅係富翁大菜廳也，水果麵包具備，蔣狂啖，忽聞門鈴響聲，蔣急奔避上樓，不料樓上少婦，正與奸夫幽會，疑梯聲乃其丈夫返家也，急將奸夫藏匿衣櫥中，迨見來者係一陌生男子，急用自衛手槍，對蔣瞄準，蔣駭極昏暈，接連樓梯又有人聲，少婦料是家主，復將蔣藏匿另一衣櫥內，少婦雖假作正經，已爲富翁窺破矣，指着所遺手套，詰責少婦，而奸夫在櫥內聞言顫抖，富翁對着舉槍欲發，蔣於另一櫥內，大爲驚嚇，連人帶櫥門一齊倒下，而奸夫亦猛躍出櫥，猛奪富翁手槍還擊富翁，蔣不服，取台上花瓶，猛向奸夫打去，正中頭顱，奸夫昏倒，富翁因是得救，酬蔣不受，此時警聞槍聲起來查詢，蔣見警，復逃去，奔避一大宅內，不料

該宅乃公安局之派出所也，警正銜蔣拘留之，忽富翁趕到，爲蔣辯白，蔣乃得脫。

桃源春夢

韓蘭根劉繼群肄業於文華中學，被稱爲校中之雙絕，韓瘦而胆怯，劉肥懶惰，但好爲大言吹牛則相同，愚蠢拙劣亦相同，因而常爲同學所笑柄，校花童許二女士，二人垂涎已久，屢獻殷勤，以其蠢傻常施玩弄，二人竟受寵若驚焉。

一日，二人因犯校規，各記大過一次，禁於宿舍，不得自由，同時又發見童許二女士已與校中優秀締結深交，二人憤鬱無聊，憶及古文觀止中陶淵明所作「桃花源記」之仙境勝地，繼又於報紙中見載「發現新桃源」之新聞，二人憤於所處之環境，不覺更爲嚮往，願得此仙鄉爲終身安居之地，執卷深思，不覺入夢。

二人各負衣箱書匣鉛爐椅榻，歡然就道，高唱「何處桃源」之歌，於途中越高山，涉深溪，披叢莽，探幽壑，衣弊履穿，困於飢餓，危於猛獸，備極艱苦，而桃源終不可得，乃止於荒山之上，伐木建屋而暫居，一夕大風雨，屋被吹走，墜於懸崖之下，二人僅以身免，狼狽而行，忽見有山澗，流水潺潺，旁有木筏，二人登之入洞，蜿蜒而前，忽聞嬌柔之歌聲起於山

後，二人捨筏登岸，循聲而前，則見瀑布如匹練直注潭中，兩岸桃花繽紛如錦，妙齡麗姝十數人，嬉浴浮沉於其間，載泳載歌，二人情不自禁和聲而歌，羣女驚起急行，二人隨之。

途數折，忽見土地，屋舍，良田，美地，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，二人取證古本，知已達「桃花源」，喜極而狂，漫遊全市，此間之風尚習俗，無憂愁，無爭鬪，全市浸沉於燦爛之花林中，男女老少喜笑歡樂，弦歌絲竹連續不絕，二人顧而大樂，不覺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因以轟動全市人羣集，圍問爭訊來處，二人所答，衆人均不解，此天外飛來之貴客，更爲衆人之尊視矣，

二人於是受「桃源村」之村長款待，備極優渥，村中人憤妬萬狀，乘二人不備，率衆圍攻，二人倉卒逃避，終被擒拿，座上客變爲階下囚，二人被縛於高架上，鞭撻水火，交拍攻擊，斯時也，正二人熟睡宿舍，已二日不醒，同學驚奇，報於師長，用種種方法，震醒二人，而二人方自桃源夢中，備受極刑而蘇醒也。

二人既醒，睜目見衆人，桃源中人，彷彿盡在目前，鼓聲餘音猶繞耳際，桃源書冊尙執手中，助功偉業，綺呢春光，亦祇是一夢矣。

女財神

二四

一天「藝術五家聯會」，看見報上登載有名媛張綺棠女士，亟接遺產五百萬的新聞，於是這五位自負爲藝術家的五位先生，具懷野心，欲想請求張女士，將五百萬元作爲「藝術基金」，當他們由張家接洽回來的那天晚上，大家都作了一個夢。

第一夢……畫家關化·夢見張女士在窮苦之下，替他做模特兒，結果所畫的售當不出，張女士也離他走了，他竟落下淚來……醒了。

第二夢……彫刻家馬露，他夢見和張女士結婚後，每天竟胡天胡地的，大鬧大亂，打破了跳舞場，結果被捕而驚醒。

第三夢……戲劇家潘浩，在夢排演着自己編的劇本，用張女士來做主角，但假戲成真，把他驚醒了。

第四夢……文學家潘滌，得張女士爲太太後，因工做太忙，不能滿足張女士的慾望，以致張女士與其離婚，他哭醒了。

第五夢……胡裏胡塗的音樂家韓聲，夢張女士自嫁給他後，得子數十個，生活

極難，結果張女士，因生育過度而死去，他哭醒了。

第二天的報紙上，新聞記載，張女士已將五萬元交與政府，於是他們都喊着，「這不是完了嗎。」

藝海風光

(一)藝術家的路琳小姐，勇敢爲不平，得了導演方先生的注意，李少蘭是她的要好朋友，李父懇求方導演替他兒子，分開與路小姐的愛情，方導演以路小姐做戲，爲交換條件，路小姐請他們往她家，那時路小姐以變裝引起方導演的信仰，發輝她的藝術，方導演懇求路小姐爲主角，路小姐以不能和李少蘭分開，爲交換條件，以告成她的愛情矣。

(二)苦命強幹的韋編劇大家，受了不景氣的環境，時常被戲院老板排擠，結果他由幻想中寫出來，一幕幻想劇，題名「魔手」，需要的主角，就是他的比隣朱雁小姐，朱小姐得韋先生解釋演劇的高貴，所以家庭的反對，學校的開除，一切不顧，她就堅強的加入了演劇團，從事演劇的工作矣。

(三)電炬輝煌，音樂鏗鏘的一個都市的夜裡，歌舞班的門前，車馬水龍，一般觀客忙個不

了，台上演的節目，已經過了好幾個，當然要鼓起精神來看這一幕押箱戲啦，後台的演員也是正要預備上場，想不到班主因為營業不夠開銷，已將服裝當掉，預備拿着現場賣的錢去贖當，這那能來得及呢，鬧得前台觀眾滿場怪叫，後台團員一塌糊塗，無法，遂將兩位道具先生，推出作墊場，又被觀眾打回，及將服裝贖回，所有服裝全被老鼠咬壞，不復能用矣，眼看觀眾們就要鬧到後台，班主遂將被傷的衣袖，完全剪除，亦顧不得導演先生的怎樣，胡亂的混出了場，洽得觀眾又特別歡迎，所以這一場的風波始告一段落。

王先生過年

大減價大拍賣的旗幟，在每一條街頭每一家店面前飄揚着，店裏面是冷清清的，街頭上也是冷清清的，惟有當舖裏却擁着像澎水般的苦人，從這些地方，就可以看出年關將到時的市面，是怎樣的不景氣，王先生坐一輛破汽車，也向一家當店面前開去，他好容易擠了上去，當得了幾塊錢，便預備去購辦一點年貨，不料車子在半路上拋錨了，而且還冒犯了一個汽車公司的收賬員，收賬員正要凶惡的和他交涉時，他的車子幸得開動了，王先生到了一個百貨店裏去買東西，那個收賬員恰巧也來了，王先生一看見他嚇得就逃，他跑入玩具店裏扮了一

個聖誕老人，收賬員再也尋不到他了，王先生的朋友小陳，也來買東西，竟把那個王先生改扮的聖誕老人，買去送給王小姐，王小姐接到這份禮物，非常歡喜，這時忽然來了一個討賬的人，竟和王太太等吵起來，小陳爲了要討好王小姐，慨然的將賬款代付了，王先生見債主已去，不禁跑出來和小陳握手示謝，小陳正在疑問，又有一個討債的人來了，王先生仍裝做聖誕老人，以爲小陳仍可以代他解圍的，那知小陳趁這機會，偕同王小姐出去縫新衣去，不多時又來了一大批討債的人，收房租的警告王太太云，再不付錢就要封門了，於是債主們大譁起來，大家紛紛搶東西，等到小陳送王小姐回家時，家中已空無所有，王先生和王太太愁眉淚眼的一無辦法，小陳慨然叫他們家搬到他家裡去過年，他們自然答應，搬來後第一天，小陳的太太虛與委蛇的招待他們，過了一二天，王先生無意中做壞了一二件事情，陳太太不高興極了。

終於小陳和王小姐非常親近，更使他氣悶不堪，就在除夕這一天，他們終於大吵一場而分手了，王先生一家人因爲無家可歸，身邊又沒有一個錢，只好在馬路徘徊，不料警察又誤將他們提到局裏去，雖然不久便釋放出來了，但是天又下起雪來，在這茫茫深夜裏，他們走到

那去呢？肚裏餓，身上冷，他們實在太疲乏了，只得在階沿上坐下來休息一回，朦朧間，忽聽得賣夜報的呼喊，救災獎券開獎了，王先生將身邊僅有的五條獎券，拿出來一對號碼，知道已中了頭獎，歡喜得跳起來了，便決定要到陳家去賀年，順便好撮關示威，小陳和他的太太，看見王先生已發大財，也就另眼看待他，一個兒消息傳了出來，從來向他討賬那些人，現在更都來奉迎他了，王先生正在得意忘形的時候，一陣鞭炮聲把他驚醒轉來，方知道是做了一個空歡喜的夢。

化身姑娘

袁美雲 王引 韓蘭根 王桂林 周璇 許曼麗 主演

張元倫實業公司之經理，其妻住在醫院裡，快要生產了。

元倫之父親菊翁，因年高身弱，便離南洋到上海修養，因年老望孫心切，時常發些牢騷，說他兒子元倫婚了六七年尚未生子，因此病又加重，元倫接上海妹妹明姑來電報，「父抱孫心切突發心病望兄嫂必須生一男孩以救父病明妹」在這緊急交迫之中，妻竟產一女，無可奈何，復電曰「嫂已於今晚產一男孩」。

菊翁聞訊，心病立愈，精神百倍，樂非筆所能形容，數日後，明姑忽接其兄來信云，汝嫂

產得一男，實爲女孩之誤，原兄見電報，父病後一時情急謊報，而藉慰親心者也，等語。

十八年後，菊翁召其孫兒守本回國，度此殘生，守本回國後，由其祖父菊翁，設筵介紹，識諸親友，在席間米耐芬小姐，李愛蓉小姐，及愛蓉之戀人，林松坡先生等，菊翁羨松坡之才學，乃留之小住，並耐芳愛蓉亦請之，藉解空庭冷靜，耐芳自見守本後，頗爲傾倒，隨演於戀愛中矣。

一日，松坡約守本，明日下午往公園散步，守本亦應然答之，次日午時，同學王曼麗及其女友自南歸訪蒞英「蒞英即守本原名」，往遊公園，守本先着男裝出迎，王果不識，命其略候五分鐘，守本急至室化女裝，乃同往公園矣！

未幾，松坡來尋守本，守本已與女朋友同出，松坡頗爲掃興，乃與張菊翁侄孫張宣，直往公園，園中偶遇三女子，即尾隨之，松坡歸後，將日間公園所遇詳告於守本，守本置於一笑而已，某月菊翁壽期已至，設盛大之宴席，是時守本女友王曼麗亦至，松坡迎之極表慕愛，事爲松坡舊戀所知，怒而棄之。

翌日，松坡又將所遇情形，告之守本，守本乃告其實，謂是日公園中三女子，其一實爲自

己，松坡守本之愛，由是而起，某晚，守本感冒至深夜病態加重，忽狂呼，菊翁驚聞而至，及至床畔，方悉守本係女孩，暈倒於地，正驚愕間，又接元倫來電曰，媳已得一男，菊翁轉悲爲喜矣。

松坡乃與化身姑娘守本，玉成良緣矣！

化身姑娘續集

袁美雲 韓蘭根 路明 關宏達 主演

新嘉坡回國華僑張菊翁，前因抱孫心切，其子元倫乃以長女莉英喬裝男孫，回滬省祖，事旋敗露，適元倫妻果誕男孫，翁得訊竟占勿藥，此初集「化身姑娘」之概略也。

張菊翁抱孫情殷，既悉獨子果誕男孫，乃命孫女莉英，首途赴新嘉坡，陪同母弟回滬，俾翁得遂含飴之樂，孰料郵船抵埠時，此窳馨兒竟爲匪人以女孩掉包換去，闔家惶駭，莫知所措，緣菊翁有堂侄昭煥，覬覦翁之財產已久，亟欲謀去翁之孫男以絕後患，不惜喪心病狂，勾結匪人，以假易真，使翁疑元倫又騰故技，再度以女充男云。

元倫在新嘉坡得電惶駭，亟欲返滬查覓失孩，菊翁乃命昭煥赴新嘉坡代理商務，昭煥喜心顛倒，於首途前夕酌酒自勞，醉後，竟將易孩內幕告知其子張宜，張宜僅知失孩已爲袁某攜

往青州，乃將內幕告知莉英，莉英自失弟後，手足情殷，久欲將幼弟尋獲以完骨肉，聞訊狂喜，因偕堂兄張宜離滬尋覓，舊家人胡三桂任俠好義，亦慨然加入，莉英以曾喬裝男性無人辨識，因再度化身，以免旅行上之不便，一行三人，戮力同心，不亞桃園之三結義焉。

三人已抵青州，偵知匪人袁保俊住址，知係昭煥之友，張宜乃託其父名義，專函介紹，莉英改名楊如棠，與胡三桂同充張宜同學，持函求見，袁果不疑，且以好朋友子輩前來，特爲治宴洗塵，袁保俊外表風流瀟灑，其情婦金淑輝小姐，固艷慧少女，悅守本年少英俊，不覺垂愛，莉英又時易女裝僞充胡三桂之妹胡素英，袁保俊艷其色，竟思追求，莉英遂以男裝女裝忽斂忽弁之姿態，接近袁金氏，希望可獲得幼弟之踪跡焉。

從此莉英等與袁金時相交遊，關係漸深，三人在青州旅館中闢室三間，張宜胡三桂合住一室，莉英則因化裝關係，分據二室，免啓人疑。

金淑輝愛戀如棠，無意中竟將袁保俊藏孩事和盤托出，莉英乃向袁保俊借得汽車，命車夫開往鄉村將失孩抱回，金淑輝查出如棠乃素英化裝，知三人必往覓孩，亟追踪下鄉，雙方引起一番衝突，袁黨終爲軍警一網打盡，最後莉英等抱孩回滬，菊翁見孫等脫險回家，不覺老

懷大開，骨肉團圓，閤家稱慶云。

三〇三 大劫案

王引 袁美雲 關宏達 王乃東 王次龍 主演

霧夜朦朧，籠罩着幽黑的都市，警探戒備森嚴，以防盜匪行事也，有方少華者（王引），雖失業已久，但意志堅強，不屈不撓，與窮困環境奮鬥，一日，訪友洪小奎（關宏達），因洪開設鐵店，兼修理汽車業，洪父爲警署偵緝員，小奎少華幼時曾結拜三兄弟，小奎爲最小，少華居中，尙有最長之李姓，現已不知所往，故小奎力勸少華暫時同居，助理其店務。

一夜，小奎少華二人，因友人受惡棍楊東萊（王乃東），欺壓，二人感於義憤，出抱不平，將楊匪黨驅散，竟不知楊即爲幼時結拜之長兄也，旋警士來捕，少華暫避弄內，遇守弄警士袁德（王次龍），見少華少年英俊，遂援助之，未爲警士捕去，少華感激之下，得知袁爲洪小奎之近隣。

袁德爲人忠誠，有女名小莉（袁美雲），賣唱於大上海書場，莉雖處繁華場所，然仍若鄉村女兒態，頗爲觀衆讚許，少華居住小奎家，與小莉居室相對，日久愛苗生焉。

惡徒楊東萊聚同黨於書場，爲探警追蹤，楊匪急中生智，乃追隨歌女袁小莉至某家，以脫

探警之疑，不料小莉之父亦警士也，時小莉恐老父被欺，令少華來家相助，楊匪知力不敵，忍辱出袁家，見少華所居，與袁家露台可通，隨計上心頭，待夜深人靜，竊取袁德之三〇三號手槍而去。

次晨，發生巨大劫案，並槍殺人命四五，當場尋獲兇犯所遺三〇三號手槍一枝，因此袁德方少華被捕焉。

方少華經嚴訊後，查出少華於是夜曾跳入袁家露台，探警嚴問之下，方無以對，因方是夜曾與小莉談情也，爲保小莉清白計，遂招承此劫案，願受應得之罪，小莉知少華此爲保其清白兼救老父，心中感痛，雖將真實情形告知老父，其父悉此真情，於開審判決之日，承認自爲劫案主犯，以救方少華，而全女之愛情，而方則極力駁斥，致二人發生激烈爭辯，袁德辯論久之，受刺太甚，昏倒廳上，氣絕身死，法廳頓起混亂，時小奎與其母在座旁聽，忽見立叢中楊匪在焉，小奎大呼凶犯在座，令立捕之，因其母曾親眼見楊入袁家盜槍也，楊匪見勢不佳，飛身逃去，探警緊追之不獲，遂下令全體出動，圍剿楊匪，楊匪乘車逃，爲警探擊漏油箱，楊無奈駛往小奎鐵店，強迫小奎修理，小奎與少華因寡衆不敵，只得忍痛爲之，小奎

因修理不當，爲楊匪黨痛毆，並將置之死命，少華與楊肉搏間，忽見楊臂上刺有「」字，與自臂上之「」字，正相符合，始認出楊爲幼時結拜之長兄也，互相認出後，隨停止爭鬥，時洪母竟逃出報警，警探已將洪居重重包圍矣，楊匪見事發，令抗捕，方阻之，勸楊速覺悟自新，楊見勢已去，無法逃脫，遂下令匪黨交出槍械，束手被擒，隨警探去，至上囚車之際，因楊匪性已成，見有機可逃，力將警探打倒，奔逃未數伍，即爲警機鎗所擊中，少華小奎見楊死，雖甚惋惜，然已爲小莉之父復仇，人心大快。

生龍活虎

王徵信

顧蘭君

龔稼農

尤光照

主演

風雨之夜，偵探尤阿福黃根泉，在街頭蹀躞着。

忽聞槍聲砰砰，出自對街的高樓，他們倆奔過去，撬門而入，見客廳的樓梯旁，躺着一個女僕的尸首，上樓又見美麗的少女，死在火爐之側，兇手已杳無蹤跡。報告了王偵探長，經過他檢查之後，纔知道少女的姓名是趙珍妮，同時又發見了一面黃綠色的三角旗，在遺物上得到兩個可注意的人名，一是吳其俊，一是李浩。

阿福受命在珍妮家附近偵查嫌疑人物，小梅就因了嫌疑給阿福捉住，從他天真的說話裏，

知道吳其俊和李浩的模樣，那時王偵探長已經查到了吳其俊，其俊說，他是珍妮的未婚夫，給李浩嫉妬着，珍妮不接受李浩的威脅，便給李浩槍殺的，他正要把李浩的住址說出來，窗外飛來一彈，其俊又應聲而倒。

一行偵緝人員向外追尋，到了一家洛子館，將二匪捉住，押出後門時，又給李浩打死以滅口，王偵探長正要追李浩，恰巧周蘭芬駕着汽車迎面而來，很熱誠的願意同去。誰知蘭芬也是同黨，故意的南轅北轍，以致一無所獲。一天，李浩走入同福居，給偵探馮興瞥見了，爲了赤手空拳，無可奈何他，只好報告隊部，大隊出動，到了那裏，又撲了個空，只有王偵探長和蘭芬在唧唧情話。

周漢——蘭芬的哥哥——和東夷山許英，有互相利用的關係，因此命李浩運送軍火上東夷山，李浩裝着孝子，扶柩混出城去，到了五里廟，把軍火裝上接應的卡車，又給小梅瞧在眼裏了。

洛子館裏，王偵探長化裝着雜坐在聽衆間，竇報童子遞給匪徒一份報紙，裏面夾着一張字條，是匪黨的通知，匪徒看了，匆匆而去，字條遺落在地上，王偵探長拾起看了，立刻照着

地點走去，途中見蘭芬的汽車開來，便喝住了，跳上車去，果然截獲了許多秘密的東西，命她開到隊部去，把正義勸她，善意地放她還去。

蘭芬這們的失了風，自然惹起同黨的疑忌，許英要把她的哥哥作攻城的內應，她又力加勸阻，更拂逆了他們的意思，被他們拘束了自由。她踰窗而逃，遇見了王新才，雖也是匪黨却很同情於她，便伴她出走。等到他們發覺追來，新才竟給李浩擊死，蘭芬的腿部也中了傷。

蘭芬逃到小梅的家裡，託小梅送信給王偵探長，告訴他，東夷山匪黨二日後發難攻城，城內有內應，小梅在途中，遇見了王偵探長，恰巧一行偵緝人員下鄉查案，適逢其會，得到了這個重要消息，大家就同小梅到她的家裏。誰知周漢李浩已把蘭芬劫去，一行偵緝人員依着方向追去，走過一家小酒店，大家進去進食，又落了賊窩。匪黨正藏在店裏，店主婦威脅着王偵探長，一行偵緝人員也給夥計們繳了械。幸而阿福出去了一回，走還店來，出其不意，解了圍。那時周漢等從樓上跳下來，又把一行偵緝人員擄去。

阿福乘間逃至小梅的豬欄內，借着小梅的牲口，回去報告警察署長，由警備司令部調齊大隊人馬，圍攻東夷山，王偵探長在內接應，得以攻破賊壘，爲匪作歹之羣，盡入法網。

秘密女探

華中女校肄業的高材生郝佩華，是名偵探郝敬揚的女兒，賦性活潑，一日接其家中電話，謂其父爲盜黨暗殺，佩華於倉卒歸途中，得識一富商之子莫正中，比及抵家，則其父業已因傷逝世，悲憤之餘，力以誅鋤賊黨爲己任。

警察局長林德芝，爲郝敬揚之世交，偵察之下，認爲殺敬揚者，爲一有組織之匪黨，蓋距敬揚未死之前，曾有兩案發生，而凶器是同一款式，乃急電正在西北辦案之幹探諸祖賡，回來協同破案。

郝佩華得警察局長之許可，棄學偵查此案，久聞某路之櫻花舞場，爲一藏垢納污的場所，乃假扮充當舞女，前往偵察，果然發覺該場係一販毒機關，但不幸行蹤爲盜黨識破，不得脫身，幸得諸祖賡相救，始得脫險，原來祖賡係受警察局長之命，不獨偵探此案，而且還負着隨處保護佩華的責任。

四月二十四日，祖賡攜着佩華在國際路一帶偵察，無意中在一酒館內拾得一紙名單，上面寫着以前三案死者的姓名及日期，後面又連書着麵粉商胡大剛的名字，其下面所書的日期，

洽巧正爲四月二十四日，祖慶明白胡大剛必受着絕大的危險，乃急電警局，使人前往保護，已則與佩華馳車胡寓，以察其究竟，不圖時已不及，胡大剛已於數分鐘前爲人暗殺，凶犯已逃，所幸受傷未死，乃在大剛口述中，得悉此中蛛絲馬跡。

原來十九年前，有某機關，陰謀不軌，組織暗殺團體，專事謀殺對方之人，及後該機關失敗，暗殺團亦於無形中解散，各自謀生，郝敬揚與胡大剛乃當時團中之一份子，但時過境遷，郝胡等力謀向善，把十九年前的事早已忘却，但該暗殺團首領馬貴芳，係一陰險的惡魔，此時表面上設一醫院於桃花鎮，實際上乃藉之爲製毒機關，殺人越貨，無惡不作，深恨郝胡等之不助己，乃一一謀殺之，祖佩已悉此中底蘊後，乃分頭前往桃花鎮偵查，事爲馬匪偵悉，乃派人前往暗殺祖慶，但結果反爲祖慶所擒，乃使探伙押之乘火車回滬，但中途探伙爲匪所乘，致令兔脫，然盜匪返竄之時，已爲佩華探得，是夜祖佩二人，乃冒險往前院中查勘。

在慈良醫院地道中，發現富商子莫正中，亦爲馬匪綁來，祖佩乃設法救之脫逃，然此時已爲盜匪所覺，二人只得奮勇抵敵，然以衆寡懸殊，漸漸不支，幸莫正中於逃出途中，得遇路警，乃急電總局，率隊前往援救，祖佩二人，正在危急之中，得警探掩至，大盜始得成擒。

而祖佩二人，亦於患難之後，成爲有情眷屬。

百寶圖

王引周璇 主演

都市日報記者，趙光迪，攜獵狗佩里，射獵回城，時已薄暮，不意所乘自行車輪，忽破漏洩氣，乃向近郊一屋宅借打氣筒，屋主乃銅匠李維漢，劇盜也，時方秘密繪畫一百寶圖，謀取得盜黨所藏寶物，趙光迪入室借物，時大隊警探突來，捕圍李維漢，李跳窗逃逸，趙光迪竟以盜黨嫌疑，瑯瑯入獄，有口莫能辯焉。

趙光迪入獄後，得識同盜犯楊祖武，楊係盜黨魁首，死刑期近，與趙光迪一見如故，視趙英幹忠誠，乃託以後事，緣楊祖武爲盜多年，生平所獲財寶無算，悉埋一地窖中，因繪一百寶圖，囑趙出獄後，往杭州某鄉村，訪其遺女同往，尋出全部財寶，舉辦平民工廠，及慈善事業，以利貧困，而贖前愆，光迪慨然諾之。

時趙之友人金得保竭力在外營救，楊祖武正法後，趙光迪亦恢復自由，乃偕金得保同往訪問楊女秀琴，秀琴自父被捕後，即依奶媽張媽而居，張媽有子張恩，誠懇少年，友愛如一家人，光迪既來述明楊祖武之遺言，共相感傷，一行人乃束裝就道，赴杭擬往藏寶處，尋出財

物時，有當地紳士劉炳章，外表爲體面之人，實則盜魁也，探悉楊祖武之百寶圖，在趙等手中，乃命黨徒至旅館，將楊女秀琴捕去，逼趙將圖獻出，趙命金得保等携圖先往覓寶，不料金等又爲劉黨捕獲，將百寶圖搜去，趙光迪乃冒險往盜窟將諸人救出，並令獵狗佩里，將百寶圖竊回，一行人匆匆至藏寶地窟，依百寶圖指示，摸索前進，地窟盡處，現一水池，發見水池邊有人持鎗先在，其人乃李維漢也，緣李略知地窟門徑，不意能入不能出，致困守於是，光迪立擊斃之，方擬涉水而過，劉炳章突率盜黨至，遂在池中引起一場混戰，秀琴乃開關，將劉黨關閉在水閘中，趙等一行人始達藏寶室，但見珠光寶氣琳琅滿目，百寶雜陳美不勝收，乃將寶物運出，創辦平民工廠，不負揚祖武之遺囑，秀琴感光迪恩義，並與締婚云。

金 鋼 鑽

午夜江邊，演出金鋼鑽私運的一幕。

「涓涓不塞將成江河」，警察署長不能再忽視了，於是偵探長王佑民，義不容辭的擔當偵緝的任務，分配他的夥伴到碼頭和鑽石店去偵察。

陶金章胡定到晶晶鑽石店去看了一遍，毫無破綻，却掉了下一張名片，反給經理袁吉人瞧

破了他們是偵探，報消息給老闆馮怡孫，馮也不敢怠慢，命倪靖把各店大部份的鑽石取還，因此晚上晶晶就有盜劫的事，做成了暗幕，侑民得訊前來查勘，除掉戶旁留着一朶花外，別無痕迹，而陶金章別有會心，又注意到粧台上的花生皮。

倪靖屢奏奇功，馮怡孫自然高興，可是這許多金鋼鑽，又苦於無法推銷了，晶晶經理袁吉人，便荐交際花林慧珍，用交際的方法去推銷。

署長太太熱心公益，爲孤兒院籌款，開一個盛大的遊藝會，請林慧珍主演歌舞劇，被邀的都是名媛閨秀，如高太太趙太太之流，她們爲了如此盛會，非把自己裝飾得華貴些不可，不約而同的到晶晶鑽石店去借金鑽飾物，林慧珍因此受了馮怡孫的委託，向名媛閨秀推銷金鋼鑽，並借到了一個十分貴重的鑽項圈。

在遊藝會精彩表演的當兒，後台起了大亂，却原來又遭盜劫了，名媛閨秀幾乎無一倖免，偵探長在竭力鎮靜中，安慰觀衆，盛會在大煞風景中草草終場。

幾位爲了虛榮而受到損失的名媛閨秀，此時乃倉惶失措，趙太太預備出走，高太太竟想自殺，林慧珍也因無法賠償，至於走頭無路，袁吉人便乘隙而入，約去見馮，在無可奈何的威

脅利誘之下，竟失却了自由。

然而林慧珍已引起偵探長注意，命倩英一試其技，使偵探她的行蹤，倩英到林家，慧珍剛要出門，暗隨其後，才知道到袁吉人家去的，倩英還來，並不老實告訴佑民，到第二天，報紙上載林慧珍失蹤的消息，佑民深責她辦事不力，誰知她胸有成竹，便在吞吐其辭間，翩然而出，她一口氣趕到袁宅，見林正爲馮所窘，乃救林出險，可是到了門口，給倪靖等攔住，不能脫身，給他們綁往馮宅加以軟禁。

王佑民與陶金章胡定，在江邊化裝緝私，捉住了陳興，詢得私運的主體，果是馮怡蓀，佑民帶陳興往查，爭奈事出無因，查無實據，只有倪靖在吃花生，馮怡蓀的襟上有一朵花，在這兩件小物事上面，似乎有一點蛛絲和馬跡。

佑民故意以金鋼鑽私運案，人犯證物解送法院的消息，宣佈於報紙，爲馮所見，乃命倪靖飾鄉人，趕豬攔劫警署的汽車，豈知所獲全是石子等，到這個石子棄置在後門的拉拔箱裡，又給陶金章找到了線索，斷定爲窩藏之所，馮知事急，即威逼倩英，以電話約其兄佑民到空宅，佑民既至，遂被擒往見馮，馮以入夥相誘，佑民不從，請一見倩英，倩英出，乘間攔得

桌上手槍，即和佑民奪門而去。

胡定因偵探長久不回來，便和陶金章同往馮宅，預備擒賊，以一顯身手，到了馮宅，見佑民正和羣盜格鬪，陶胡相助，在紛亂中，觸動機關，發見金鋼鑽的庫藏，倪靖袁吉人，死於槍林，馮怡蓀夫婦束手就逮，倩英救慧珍出，睨視佑民有得色，表示她偵探的本領，也不弱於阿兄呢。

翡翠馬

王徵信 龔稼農 顧蘭君 謝雲卿 嚴月閒 趙丹 主演

偵探長王鐵民對於禁毒的案件，確是非常的努力，隨時都在籌劃破獲的方法，祇要得到一點消息，立時就率隊出發。

少年湯明，時常來約富翁李仲義的女兒慧珊去出遊，這天她剛要答應，又經她的表兄董良一定要她去參加今天的拒毒大會，慧珊祇有回絕湯明，湯明頗為失望。

董良在李家，更負有管理經濟的責任，因此爲了款項問題，小仲對他也有點不滿意。

在董良所主持的拒毒會中，那董良演說，真是聲淚俱下，最後提出懲治製毒販毒的嚴厲辦法，全場羣衆，一致贊成，公推董良爲拒毒領袖，服從他的指揮，去努力禁毒運動，仲義這

時候也很高興。

當晚，董良突然被人暗殺，等到鐵民起來偵查，發現了一些嫌疑物件，還有那婢女阿陶的神色，最爲慌張，他又因此而破獲了一個售毒的地方，儘管主持售毒者已經逃走，但他知道與殺害董良的案件，至少有點相當關係。

鐵民到交際花唐芸芸的公寓裏來，雖知道一提到董良，她非常的憤怒，原因是因爲她要嫁給董良，而受了董良的拒絕，所以才滿腹的怨恨，鐵民又於無意中，發現了與董良案件有關的一件東西，他藉此追問出湯明的住處。

鐵民來偵查湯明的住處，湯明已有好幾天沒有回來，在他的房間裏果然證實與董良案件有關，更發現一塊毒物商標的錄板，這時湯明忽然回來，他一看情形不對，立時躲避，等鐵民去後，他才回到房裏，心想鐵民既到他這兒來，當然是對他有了懷疑，而自己所做的事，自然又是鐵民工作的對象，那末，現在應該怎樣應付呢？

湯明來到製毒的總機關，原來這時候正準備有大批毒物輸運，可是湯明報告家裏已被鐵民檢查，這當然是給大家一個警告，所以要使事業進行順利，非得懲治王鐵民不可。

鐵民一個人在研究破案的方法，忽然窗外射來一彈，鐵民幸而未受擊中，同時他非常的機警，順手將台燈的開關扯斷，全屋立時黑暗，外面祇得連連發槍射擊，警察聽到槍聲，立時趕來，那窗外的黑影，已匆匆的逃走了，警察走進屋來，鐵民於是將計就計，宣佈自己已經受傷，立時要到醫院裏去。

在無線電中，已播送着偵探長王鐵民，受傷入醫院的消息，其實鐵民這時正是到仲義家裏來，希望能有點發現：從慧珊方面知道湯明請她跳舞，剛剛送她回來，現在湯明也許是在芸芸那兒。

當湯明知道鐵民的受傷消息，總機關立時預備趕緊輸運大批的毒物，正在捆包裝箱的紛忙中，忽然一個電話，竟證明鐵民並未受傷，那麼鐵民既然宣傳受傷的空氣，當然是有作用，所以又立時停止毒物的輸運，免得再遭意外。

湯明因爲已與芸芸有約，沒想到在芸芸那兒，竟會到鐵民，彼此自然不免擊鬥，湯明得到夥伴的協助，終於逃走，但芸芸已中流彈。

鐵民從被擊死者的身中，發現一個地名，他不管外面的風雨大作，率隊去偵查，路旁水溝

中滴出一張毒物的商標，鐵民如獲至寶，但不知這張商標，究竟是從那一家滴出來的，正在籌劃的時候，忽然慧珊到這十三號裏去，這不能不使鐵民詫異，自己也就設法追進去，舉起槍來要逮捕湯明跟慧珊，可憐慧珊是嚇得面無人色，但是湯明却若無其事似的，當他隨着鐵民向外走的時候，忽然身後走出兩人，將鐵民抱住，奪去手槍，湯明欲擊鐵民，幸被慧珊拉住，於是子彈從窗上射出，驚覺了外面鐵民的助手，立時去報告，派隊來接濟。

情形是非常的緊張了，製毒主人對於這所有的毒品，認爲是最難處理了，後來是決定縱火焚燒，既不致落於捕者的手中，大家又可以乘火逃走，更把鐵民也燒在裏面。

在紛亂中，製毒主人想從窗外逃去，却被鐵民一槍擊中，這時候祇得承認一切罪惡，並說明殺害董良，是因爲董良主張嚴厲對付製毒販毒的原故，究竟這主人是誰呢？

新婚大血案

北平市警署有督察長黃鈞者，爲人忠誠，辦事敏捷，服務三十餘年，甚爲一般當地人士所稱道，其子名少鈞，亦隨父任職於警署，年少英俊，頗肖其父。

其時，周九爺愛子被綁，黃鈞聞訊，即嚴查各處，未幾，果將其子救回，從此黃名更震。

時適政府遣調老練平警赴滬，少鈞亦在其列，並榮任探長，抵滬後，得同事介紹，識歌舞家鄭愛倫，鄭乃匪首劉茜之同黨，時劉正囑使愛倫與蕭將軍結婚，劉則乘機取利，惟鄭因受劉之壓迫，久思脫離，乃擬與蕭結婚之夕，當即星夜去港，但事機不密，乃為劉所偵悉，隨命包某於結婚時，擊斃蕭震，以迫鄭就範。

案發，兇手包某被捕，但堅不吐實主使人，使少鈞頗感棘手，由於匪窟所搜出之證據，乃招劉茜前往談話，然劉狡滑萬分，又得江虎保釋外出，外間不察，乃指黃為風流探長也。

黃父聞報大怒，乃乘機來滬，見少鈞正沉迷於酒色，即聲明脫離父子關係，並革其職務，少鈞既被父逐，然亦明知為匪所欺，乃乘機混入匪黨，以圖他日建功。

黃鈞嚴訊兇手，乃招出主使者，即派員馳赴舞場，雙方乃開火，劉茜並迫少鈞槍殺其父，少鈞不忍，卒被禁閉於大王廟之地牢中。

時適愛倫聞劉計謀黃鈞，乃報少鈞，並救之出牢，當其返局報告，則其父已出發也，少鈞乃得大隊長之許可，親率警員前往，與匪徒展開激烈之巷戰，並包圍大王廟，匪勢不支，乃毀門而入，匪首劉茜則束手就擒，所幸老父尤未受傷，而愛倫則已呻吟於血泊中矣，見少鈞

乃含笑而逝，而黃鈞父子前嫌盡釋矣。

紅運高照

湯傑 李楣琳 陳寶琦 陳斌 主演

張福海玩具店店夥，性任俠，見貧兒無力購買玩具，乃異想天開，將玩具私自高價出售，以原價交賬，日以所得置廉價之玩具，贈送各貧兒，日久爲店主察覺，怒斥而辭其職。

惡徒陳金標貌似福海，勾結匪徒販賣毒品，警署出賞萬元求之，一日，金標因偵員金敏石之尾，密囑家徒殺之。

又一日，福海爲金敏石之妹芝蓉所見，誤認爲陳金標，遂欲復兄仇，約該晚於舞場相敘，而福海尙不知將入陷井，驚喜欲狂。

福海將赴芝蓉之約，奈感衣破衫襤，乃至其姊夫王新處借衣，王係一記者，樸實無華，並無時裝，不得已將結婚時之禮服與之，福海欣然而去。

福海至舞場後，顧盼自得，晤召入室，手足無措，侷促不安，笑話百出，時芝蓉乘機擬發槍擊福海，適王新來此，傾告所以，衆匪悞爲偵探來捕，一時擾亂不堪，福海爲侍役拯救，安然逃出，適衆匪挾芝蓉而去，福海見之，尾隨車後，昂然入匪窟，扶芝蓉而出，匪誤爲金

標，未敢如何阻止。

福海扶芝蓉出，金標忽返窟中，聞之大怒，乃急追之，配花於自身以防再誤，追至王宅，扭福海互毆，配花不慎落地，爲芝蓉拾得，方知福海非凶徒，爲表歉意，以花插福海身上，衆匪復誤金爲福海，自相扭打，時警笛四鳴，探者已至，衆匪欲遁，福海出玩具手槍止之，匪黨乃擒，福海領得賞金，乃與芝蓉相偕白首，設一舖於其舊主之旁，專賣其廉價玩具，以造福兒童。

社會之花 白楊 主演

信通銀行董事長做壽，事務員吳堯甫接到請柬，自然要去道賀，吳夫人和愛女明珠也隨着去參與盛典。

嘉賓來，盛宴開，炎涼世態，在這裏十足的顯現，於是地位不甚高崇的吳夫人和明珠，不能不把優越的客座，讓給富貴的眷屬，而與傭婢爲伍，這一個刺激怎麼不令人難堪，——因此夫婦倆爲着明珠的前途擔着心，堯甫希望明珠成爲一朵社會之花，只靠自己一人的薪水是不能够的，聽見銀行裡人家投機的話，也打動了堯甫的心，一試居然得利。

公債久疲反漲，堯甫投機事業大失敗，與他同挪用公款事，發覺後受了刑事處分，——兩年四個月的徒刑期滿，出獄時，吳夫人早已與明珠寄居在老姊李太太家裏，堯甫覺得非尋出路不可，不料幾處拜訪，都冷眼相待。

堯甫經李太太之保荐到一百貨店去服務，他發見幾個同事有舞弊的行爲，正想告發，他們却要他加入舞弊的組織，而堯甫決然拒絕，誰知他們反去誣告，引警察到來，在人贓俱在，口難辯時，堯甫竟又受竊盜嫌疑，——事後雖然得到原諒，可是免不了停職。

明珠感到寄人籬下之可恥，力謀自立，投考東亞大樓公共電話管理員，與青年工程師嚴志賢相識，而走上愛情之路，志賢是俱樂部的會計，因此手頭很充裕，但是幾年來的揮霍，已挪用了俱樂部不少的錢，俱樂部要買地建屋，這筆錢拿不出來，他覺得總是要吃官司的，想要自殺，——堯甫恐怕明珠知道志賢永遠挪用公款來，而對志賢失掉信仰，因此他願意代人受過，向公安局自首，以保全志賢的人格和名譽，好使明珠對志賢永遠是信仰，志賢永遠的愛明珠。

志賢把信用擔保了俱樂部的款，堯甫也得了自由，眼見志賢和明珠結爲夫婦，什麼都滿足

了。

乞丐千金

陳燕燕

梅熹

韓蘭根

劉繼羣

殷秀岑

主演

有金老夫者，宋時人，已七世爲乞頭，故雅有蓄積，膝下僅一女，名玉奴，頗慧美，善詩賦，老大愛之若掌珠，欲擇婿於士林，而恐己之賤業，勢將礙及女之前程，故亟傳其義子小松，無何，玉奴終以隣翁之介，嫁與秀才莫樛，成婚之日，小松竟率丐者十數，參與其盛，致鬧出不少笑話，而莫樛對茲婚事，已微有悔意。

既嫁，玉奴盡出奩資，助夫攻讀，所以督責之者，不逮良師賢母，於是闈場連捷，居然玉帶烏靴，莫樛此時既志得意滿，而玉奴亦方謂可藉此稍吐骯髒之氣焉。

上任伊始，莫樛以岳家微賤，擬不挈於同行，經玉奴再三婉求，始允與俱，惟樛則利祿薰心，一朝得志，頓忘糟糠，不特不思作報恩之舉，抑且恩將仇報，誘玉奴船頭看月，竟將其推墮江心，一面復將老大父子，驅之上岸，在樛自謂從此可以另娶名門，免蒙「乞丐女婿」之差，孰知玉奴墮江，偏被他船救起，主人許德厚，恰是莫樛上司，亦挈眷赴任者，許老夫愛其明艷，憤其遭遇之不幸，允爲復仇，且認爲義女。

德厚到任，屬僚俱來迎迓，因獲識莫樨，並飭金永爲媒，招贅之，莫樨那知就裡，果墮計中。

洞房花燭夜，豈知新夫人原是舊夫人，玉奴此時氣憤交加，備施撻辱，莫樨自知理屈，忍受之，且陪禮不已焉，時金老大及小松亦尋歸，因亦命樨向之服罪云。

王老五

當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來時，黃浦灘邊的某一個碼頭上，站立着一個衣服襤褸的窮漢，這人，人家都叫他「王老五」，但他是什麼地方的人，幾時到此地來，却誰也不知道，祇是一個人終年在碼頭上漂流着，他好酒，懶惰，愚昧，懦弱，但他也像一切的有生之倫一樣，需要食，色，生存，和安慰，是一個那樣平凡而又渺小的「人渣」。

他有兩個「匪友」，有錢的時候吃他「大戶」，沒錢的時候吃他「豆腐」，那兩個人的名字，叫阿毛阿福，阿毛是瘦得可憐，阿福却胖得可憐，他們和老五同樣在碼頭上做腳夫，所不同樣的，就是他們每人的家裏都己有一條「雌老虎」。

在一個月亮很好的晚上，老五喝了點酒，忽然哭得很傷心，他說：「我自白的活了三十幾

歲，還沒有娶老婆，想得要死啦！」真的，他早已看上了對河那擱在岸上的破船裏的姑娘，縫窮女，可是，那女的相貌雖然長得不錯，也是一條「雌老虎」，因此，當阿福自告奮勇，替老五去向她求親時，就討了一場大大的沒趣。

可是，老五「一往情深」，並不因此死了這條心，他明白自己的物質條件太差，於是，就一變懶惰而為勤奮，在多少時日的拚命工作，拚命建設中，他居然造好了一幢，據說是那地方最好的房子，並且連將來孩子睡覺的搖籃也給預備好了。

帶着「十拿九穩」的心情，老五興沖沖的跑到女家去登門求親，也不知爲着什麼，他跑進去不久，就沒命似的叫着奔逃出來，總算他聰明，他估量到他那不十分「秀氣」的尊容，不能引起「雌老虎」們的興趣，這一下，他是哭得比以前更加傷心了。

不久，女的父親因衰邁而病入膏肓，在一個風狂雨驟的黑夜裏，突然離開了這世界，女的孤掌難鳴，驚惶萬狀，正在這時，依然是那個「一往情深」的王老五，他替她負上一切的責任，直到她父親入土爲安以後，還請她住到他的家裡去。

然而，在這些日子當中，女的對老五始終並未表示過絲毫愛戀的情緒，他絕望了，他自己

也有點摸不清爲着什麼理由，竟悲切地向女的聲明：願將這房子無條件的送給她……讓自已走……不要緊……走……這使陷於極度悲苦中的女，因受感動而清醒過來了，她熱切地表示願和他相依爲命，結成夫婦，老五雖然活了三十幾歲，却還是第一次接受到異性的熱情。

「洞房花燭夜」，自然有一番熱鬧，這裏不表。

轉年，在春花開得紅噴噴時，他們已經有了一個肥胖的孩子，夫婦倆，對孩子都寄託着很大的希望，因此，這小小的家庭中，就不添了不少喜悅。

時光很快地溜過了十多個年頭，老五已由一個孩子的父親，一變而爲四個孩子的父親，舊時美麗的憧憬，到這時都被困苦艱難的實生活，打得粉碎。

吃早飯時，小孩因爲裝不飽肚，偷去妹妹的一個大餅，而雞犬不寧，老婆埋怨老五不會教管，可是當老五把孩子趕進一間小屋裏，打得他們哭叫連天時，老婆却又和他拚命起來，——誰知他們竟是跟她在搗鬼，這可把她的嘴都氣歪了。

阿毛和阿福，因爲工作太苦，又撈不到一點油水，就各各處設妙計，趁雌老虎還沒有起床

的時候，偷了些錢，約老五到酒店裏去喝點燒酒，舒舒筋骨，不料雌老虎神通廣大，結果是當場出醜，分頭被檢回去了。

這時，就祇剩下老五一個人了，他「得其所哉」地喝下了兩人剩下的酒，直到夜裡，他才醉態朦朧，離開酒店，他踏着踉蹌的步武，走向街頭，像是回復到以前年輕的時代，他追逐着一個少女，並唱着「遊龍戲鳳」，也看見人家，在壁角落裡，偷偷的談情說愛……！他記起來了，他有家，老婆，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！他的步武，癡笑着回到家裡來了。

可是，老婆因為米桶裡的米，已經吃完，就看不慣他那怪像，重新又把他捻到碼頭上去做夜工。

阿毛終於不能支持了，老五也因在深夜的雪地上，打破了一個酒箱，而毫無所獲，可是老婆因孩子們的嗷嗷待哺，還要同他拚命。

阿毛在得不到一點安慰中，離開這痛苦的「人世」，當老婆發覺了已斷氣以後，這才搶地呼天，懊喪不迭，阿福因阿毛生前被她欺凌太甚，就罵她是「貓哭耗子假慈悲」！老五的老婆，

也深悔自己對待丈夫過於嚴酷，回到家裏，就向老五啼啼哭哭，懺悔前非，從此夫妻間顯得融融洩洩，親密逾恆。

四 千 金

白 楊

徐莘園

龔稼農

劉麗影

黃耐霜

龔秋霞

主演

朱宗禱有四位千金，老大雪芳，謹慎小心，老二桂芳，有點自私，老三蕙芳，最聰明，却像一匹不受縛的怒馬，老四素芳，純粹是天真的少女。

有一位少年賀伯溶，朱太太很想把他招爲女婿，但是這一句話說出來，女兒們便各有各的心事，各有各的表情了。

桂芳發現一封一個男人寫給蕙芳的信，說「如果我們的婚姻不能成功，你的身孕最好要趕快設法打掉」桂芳去向其父舉發，父大怒，問出對方是友人之子華芹清，一個不三不四的人物，因此格外氣惱，但是木已成舟，不如把蕙芳嫁給他，但是蕙芳却已認識芹清不是她理想的丈夫，不願意和他結婚，便悄然出走——老父氣得一口氣轉不過來，終於撒手長逝了。

後來雪芳和當舖二管事，桂芳和蘇培初，同時結婚，招贅在朱家，而素芳却有一個小情人楊崇夏，各個對偶，並不都是在協調的愉快生活裡過着，因此這個家庭就生了無數的裂痕。

蕙芳飄流到上海，夭折了私生子，和律師彭日新同居了，但是她依然很不在意的和男朋友往來。

朱太太也去世了，在臨終時，把財產交給雪芳掌管，要她照應那未嫁的素芳，和流浪的蕙芳，於是煩惱就叢集於雪芳了。

蕙芳和日新又是意見不合，甚至鬧翻，而離開——蕙芳第二個私生子又產下了，她想起了家，約着伯溶同走，到了家裡，見父母俱亡，姊妹之間，糾紛迭起，甚是傷感。

崇夏時常向素芳親近，而素芳却是很冷淡，倒是蕙芳反而鍾情於崇夏，誰知又遭世昌的妬視，桂芳也因了伯溶和蕙芳親熱，而對她冷淡，也有點妬意，頓起了無謂的波浪——蕙芳想和伯溶仍舊出走，離開這個是非圈。

強盜來打劫，把桂芳和培初都縛住，蕙芳動了手足之情，和伯溶去救他們，蕙芳從強盜手裡，奪着了手槍，誰知走了火，蕙芳受了彈傷，等到伯溶把強盜捉住，蕙芳已因受傷過重而長逝了。

馬路天使

謝小雲者良家女也，遭家不幸，與其妹小紅，被押賣至滬，小雲度其街頭天使生活，又數年矣，其自分雖終身無伸眉之時，惟竊願其妹得倖免於墮落，小紅才十五六歲，貌美秀，極惹人愛憐，鴛母使學歌，令琴師携至酒樓獻藝。

姊妹住處適爲大都會之淪落者聚居之所，鄰居爲一報販老王，與樂隊之喇叭手陳少平，少平雖自幼失學，但饒有才智，僅在幼時曾習吹喇叭，因即加入音樂隊，以得升斗之資，平時少平襟襟甚，但每逢制服制帽鼓吹過市，英挺之姿，如鶴立雞群，小紅見之，純樸之心大爲所動，少平亦愛小紅，朝朝相見，時相挑逗，每於窗前作音樂之酬答，一吹一唱，至相投合，小雲亦愛少平，然而不肯輕易吐其盛情——報販老王，對於小雲之爲人極其同情，小雲亦喜其誠篤，但心常在少平。

流氓古成龍以聽歌屬意小紅，以錢賄鴛母，將不利於小紅，事爲小紅知，商請少平，得朋輩之助，乃避居他處，小雲雖喜小紅暫脫苦海，而少平去後，燈暗樓空，不能無黯然，老王苦思小雲，每至夜間偷至街頭覓小雲，亦勸其得便逃去，但小雲未諾。

不久，其對窗有新賃客搬來，係一對智識層夫婦，兩人自遷來之日起即吵架，某日該青年

痛飲狂醉，倒於路旁，小雲見之遂其歸家，其妻以爲小雲引誘其夫，怒擊小雲，小雲悲極，乘便逃至小紅新居，少平驚小雲忽至，誤以小雲爲鴿母作假，怒罵之，小雲泣，老王爲之解勸，許其加入共同生活，然以避耳目計，姊妹不敢操舊業。

一日，少平爲琴師窺見，尾至回家，遂約無賴來打，小雲毅然擋住要口，使小紅遁去，小雲飽受毒打，傷重而仆，琴師等見事不佳，乃紛紛逃去，待晚間老王來將小雲抱至理髮師家時，小雲已奄奄一息，少平急扶之，以其爲救自己而犧牲，不覺淚下。

十字街頭

趙丹 白揚 主演

這裏有四個青年——小徐，老趙，阿唐，劉大哥，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，但他們都遭遇到失業的苦悶。

他們的性情，各有各的不同，小徐消極想自殺，但終於給老趙救了回去，說他不該這樣，可是應該怎樣呢？連老趙自己也說不清楚。

小徐回家鄉了，不久，老趙幸運地得到了一個職業，在一家報館裡當一任校對，他想拚命地幹。

劉大哥來自北方，他時刻地記掛着他的故鄉，至於阿唐，他倒是樂天派，過了今天，他不知道會有明天的。

老趙的家近工廠，他住的後樓，新搬了一個女客進來，粗心的老趙，一點也不知道，他幾次把髒東西丟過去，他以為這樣便可以報復討房錢的凶惡老板娘了，但這個是不會給老板娘半點苦，惱了的倒是那位新房客，這樣便釀成了老趙和這位新房客前後樓的大鬧架了。

這位新房客，名叫楊芝瑛，也是個受過教育的女性，她剛從女子職業學校畢業，初到上海來，在一家綢廠裏當教練員，她的上工時間，是早晨六時至晚六時，這正和老趙在報館裏的整夜工作相反，所以他們雖則同住在一個統樓上，但他們是不會見面的，他們要是會見面，那麼除非是在一個兒回來，一個兒去的途中，所以他們鬧，雖然鬧得很凶，但盡其極，也只能用字條兒罵，把髒東西丟。

一方老趙却遇到了意外的豔遇了，在他每天一定的時間裏，他上下電車，（因為他夜裡工作到四五點鐘，總得要坐頭班電車回家）他總得遇到一位可愛的姑娘，他們都年青，都會鬧戀愛，該由於老趙給她拾一張工廠卡記的機緣，她們相識了。

幸運是努力的結果，因為老趙的努力，報館主筆很賞識他，要他兼跑些新聞特寫，於是老趙更高興的去跑「工廠風景線」了。

上海的工廠雖然多，但都聚在幾個地方的，老趙天天跑來跑去，這一天却給老趙更大的興奮了，原因是他和阿唐救了那位可愛的姑娘的駕，他們打敗了流氓，這流氓正在工廠地帶調戲着這位姑娘。

老趙幾次的給姑娘好感，當然，姑娘也愛老趙的英俊，同時，尤其是使姑娘驚奇的，便是她發現了最大的奇跡，原來這位打流氓的英雄，不是別個，正是在她家裡天天和她鬧架的前樓人，不必說，老趙後樓的新房客，就是這位電車人的姑娘了。

她感到了興趣，她將這個秘密不告訴老趙，並且當老趙要訪問她一點新聞的時候，她也不肯說出她的地址來，不過她愛上他，也正和他愛上她一樣。

粗心的老趙，到此刻還沒有發覺他後樓住的是什麼人，他還在鬧，可是那位姑娘已不再和他鬧了，因為她夢中也會見到他，但她也不想和他說穿，儘管在月夜花前，他們見了面。

社會的演進，是會支法着人們的，劉大哥看到了沒辦法，又跑回故鄉去了，同時一方，上

海的經濟恐慌，影響到了民生，企業的動搖，工廠停頓——芝瑛失了業，她想回去，她難道不和心愛的人告一個別嗎？終於她衝到了老趙的房裡。

老趙又狼狽，又興奮，（因為他曾經依了阿唐的計劃吹過牛，說是他住在很高很大的洋房裏，）但他們終於互相瞭解了，屋脊上的一雙白鴿，給了他們未來的象徵。

可是芝瑛也有點怪脾氣，當夜間老趙上工去了，她也悄悄的走了，爲的是她愛他，她不願意妨礙他。

第二天，老趙回家，滿腔的熱情却變成淚珠了，病了，要工作也不能了。

芝瑛搬走後，也同樣地有點難受，她要求着她的姚大姊，爽快的姚大姊真好，給她們許多的幫助。

可是，正在老趙高興的當兒，第二個打擊又來了，報館裡已有人代他的職業了，他和阿唐沮喪地走上街頭，這時，正巧姚大姊叫了芝瑛來，在人叢中他們遇到了，默默地，他們在一張報紙上讀到了這樣的消息，小徐在歸途中自殺，劉大哥在鄉間自衛團裡成了鄉人的保衛。

他們在十字街頭，由徬徨而得到了清楚的認識，於是合着一個步調，他們走向前去。

迷途的羔羊

「小三子」，是一個古舊而又破落的農村裡的窮孩子，他們那裡有着很好看的風景，但這個地方，究竟在什麼去處，作者也有點弄不清楚，總之它是中國隨處都可以見到的農村，却是沒有疑義的。

他和村裡的人一樣，本來都有一個比較好的家庭，但是自從經過幾次軍閥變亂以後，就祇剩下一個久患癱瘓的老祖母，和一個終日像牛馬般操作着的父親，雖然他們的生活是十分艱苦，但父親爲着不忍使孩子將來和自己過着同樣的命運，還節衣縮食，給他去附設在土地廟裏的私塾中念書。

每天祇是不要碰着田忙，天剛發亮，他就挾着書本到土地廟去上課，他是一個良善而又勤於攻讀的孩子，但那塾師是一個老糊塗，有一次竟錯把他頭上的瘡癩，打得鮮血直流，他去告訴父親，父親還以爲他是有錯過而加斥責，這使他更感到煩悶了，從此他也就再不把書本放在心上，每天他和村裡的頑童們去鬧着玩兒。

在一個月明之夜，村裏的人都在大樹下乘涼，他和睦鄰友翠兒，正給大家唱着小曲，忽然

有十幾個匪徒擁到村裡來，他們都驚慌得躲到家裏去了。

第二天，這村裡就又經過一次大騷動，除了一些僅有的財物被搶走外，還給強逼着帶走了十幾個壯丁，去做挑夫。翠兒，和小三子的父親也在內。

時光像箭一般的飛過去，但望斷雲天，他們的父親，還是杳無消息，旱像日見利害，地方上又起了變亂，小三子的祖母，就在這時斷了最後的一口氣，父親在匪徒的隊伍裏當夫役，也正經過此地，他眼看着自己的家，和村莊，在軍閥炮火的摧毀之下，已經快要成爲一片焦土，當他想逃回去援救他那可憐的母親和孩子時，他的生命是給鎗彈所結果了。

翠兒和村裏的人們，都逃到海邊避難的船上，等小三子也趕到時，船已經離岸了，他急不暇擇地跳上了一隻剛要開行的汽船，跟着到上海去。

船是到這地方來放賑的沈慈航，所僱的他的一個老僕，很同情於小三子的年紀，但他的保鏢看了却不順眼，船到上海，老僕因爲愛莫能助，這可憐的小生命，就流落街頭，開始度着饑寒交迫的生活。

沈慈航做壽，熱鬧非凡，小三子也和流浪兒們來問老僕討些殘羹，但恰巧給沈慈航看見，

他正發覺老婆有外遇，火上加油，就被趕得無影無踪。

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，小三子一個人靠在橋欄上，望着人家屋頂的炊烟在出神，他是失群而且餓得慌，他以最大的努力，想找些果腹，但結果是到處碰壁，直到街燈亮了以後，他才奪得了一碗貓飯，去睡在公園裏的椅子上，但那椅子，是給有閑的人們來談情說愛的，他躺在上頭，自然有點不像樣，於是給園警捻了出來。

夜深以後，在風雨交加中，睡在街邊的小三子，又給汽車輪的泥水所濺醒，這時他真是呼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，當他看見一隻迷失母巢的小鳥，在風雨中哀鳴時，他還以他的熱情去救助，這同是受着苦難的小動物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給樹頭的鳥聲所啼醒，一看懷中的小鳥，却已經死了，他哭着把牠去葬在一個荒坵上，連想到自己的命運，他的痛苦也就不堪言狀。

沈慈航所煩的，却是他的太太另有所歡的醜事，他在喝着酒。

餓昏了的小三子，竟跌倒在人家的門口，幸虧同伴小饑嘴看見了，把他救醒，並且送給他一個撿垃圾的籃子。

又是一個月夜，黃浦灘邊的碼頭上，孩子們又在唱淒涼的小曲，小三子因此會到了翠兒，知到他們母女在漂泊到上海以後，母親是死了，現在她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可憐孩子。

這時江岸上幌着一個人影，那是喝糊塗了的沈慈航，他好像是看見今夜月亮有什麼變動，一時神經錯亂，竟跌落在海裏，小三子們設法把他救起來，但對他爲什麼要弄得這樣糊塗，卻沒法理解，老僕尋到小三子也給帶了回去。

流連在外面的沈太太，得到保鏢的電話，她一百二十分的不高興的回來了，也許她還需要什麼，她哭泣着向丈夫懺悔，在矛盾中這事情表面中算是告了一個段落。

經過修洗更衣之後的小三子，偶然給沈慈航看見，竟驚奇他非常像自己死去的孩子，要立他爲嗣，但太太却堅持反對，結果是犧牲了沈慈航一隻貴重的鑽戒，才算挽得了太太的心回意轉。

在盛大的立嗣宴會中，貴賓們因想一瞻新小主的丰采，不料竟費了很大的力氣，才把他找到，入席後，小三子的隣座，來了一位發橫財的胖紳士，這人從前是包飯作的小伙伴，和小三子也有過一場糾葛，大家都是一步登天，不免和禮節疏隔，因此就不斷製造出些叫貴賓們

啼笑皆非的事情。

沈慈航想着，要使這野小子受點教育，把他送到一個小學校裏去念書，但學生們多半有知道他的出處的，因此就遭受了不少冷嘲熱諷，有一天，他又無意撞破他的所謂媽媽的秘密，他的前途是更覺得黑暗了。

沈慈航得到校長的報告，他開始懊悔當初太情感作用，才惹出這些無謂的煩惱，於是當太太在鬧着失掉那貴重的鑽戒時，小三子就以種種嫌疑，被認定是竊犯，老僕雖然和小三子都受到保鏢的威脅，但他終於抑制不住，挺身出來，替小三子辯護，因此就一同被驅逐出去。

老頭和小三子，租了一間小小的破屋，暫且棲身，在一個雨夜，給無家可歸的孩子們發見了，就各各施展妙計，設法使他收容，因此一室就有人滿之患，老頭想把他們從地獄裏提拔出來，就和他們約法三章，並帶他們到各處去找事情做，但事實告訴他，並不是這麼便當，在四面碰壁之後，他竟一籌莫展。

嚴冬來臨時，老頭在困逼萬分中，所謂房東已向地下最後的逐客令，但不解事的孩子們，看見聖誕節夜的街上，很熱鬧，都興高采烈的出去玩了。

孩子們因為聽到一個賣報老者的慫恿，想跑進一家影戲館裡去，看一部據說是有勸兒童教育的偉構「苦兒飄流記」，不料還沒有走到門口，就給看門的趕跑了，但他們對於電影的興趣和求知心，卻不並因此而有所少減，回到家裏，就向老頭吵着要看電影，老頭在沈家是看過電影的，爲着慰藉這些可憐的孩子們，姑且盡一宵之樂，依是葫蘆的佈置了，一着道具，教他自己扮演一幕「教化要飯」的滑稽戲，不料剛演了一點，竟因扮不老好的，假戲真做，而吵鬧老頭也不盡破涕爲笑，但笑聲未絕，他已經支持不住，一丟下這些可憐的孩子們而死。

老頭死了以後，他們又祇好過着漂泊無歸的生活，在碼頭上的孩子們，因偷沈慈航販中的幾隻麵包，致引起保鏢的注意，而被街警所追捕，沈慈航這時不知爲着什麼，跟着也慌張起來，孩子們除了被逮的，都逃入一座建築未完的摩天樓上，在四面楚歌中，他們對着茫茫的上海不禁徬徨痛哭了。

寒江落雁

陳燕燕 羅朋 貂斑華 主演

風雨之夕，錢業巨子王慕陶家，正懸燈結綵，鋪陳禮堂，蓋明晨將爲其子耀祖，與金庭儒之女文玉結婚也。

慕陶本一趨炎附勢之市僧，妻周氏，見金宅嫁妝簡陋，足證庭儒外強中乾，於是夫婦對金家遂生鄙視之心，殊不知庭儒雖貧，因其女得適王家，爲博乾宅歡心起見，關於文玉嫁禮之籌備，已是舉債鋪陳矣，固不料親家之鄙夷未減也。

佳期既屆，王家頗極一時之盛，財閥葉少卿，攜其女纖纖來，對文玉則語多諷刺，蓋心懷遺憾也，座中來賓，亦多以王宅舍纖纖而娶文玉，作詫異之竊論焉。

花開時節，文玉耀祖，新婚燕爾，親愛異常，數日後相偕歸寧，阿母私詢翁姑待遇如何，文玉悵然謂惟以貧爲憾耳，繼則與耀祖同遊郊外，文玉欣然之餘，不禁脫口而問耀祖亦以其家貧爲嫌否，耀祖笑伊過慮，且慰藉之，文玉芳心大悅，盈盈起舞，一若迎春之小鳥焉。

春宵苦短，蜜月飛逝，耀祖復赴滬經商，頻行與文玉約時，互通魚雁以慰相思。

先是纖纖，愛慕耀祖頗篤，時與其父滋擾，少卿亦心懷遺憾，適因慕經濟週轉不靈，商助於葉，葉不爲助，促其轉商金家，慕無法，歸後益恨不應聯姻金家，遂悔婚之議，事爲文玉所悉，悲不自勝，反爲小姑秀娥訴諸父母，翁姑更憤責之，文玉不得已，作書致耀祖以訴苦衷，付備投郵，爲秀娥發覺，持書直陳慕陶夫婦，周氏大怒，痛撻文玉，文玉於飲泣間，

忽見庭櫺降臨，拭去淚痕，強作歡笑，叩其來意，始悉因嫁女負債，爲向親家告貸而來者，文玉僞允可代爲陳於乃翁，恐傷老父之心也。

耀祖以屢函文玉，未得覆，旋歸里一探究竟，比責之，文玉出被翁姑折毀之書以示之，耀祖始悟，乃婉諫父母，慕不聽，責耀祖袒妻忤父，耀祖不忍文玉憔悴成疾，着其暫作歸寧計，文玉歸，又爲其父責以禮教，因而進退維谷，只得重返夫家。

金潮澎湃，慕陶之事業因受影響而生動搖，少卿本爲慕陶經濟上之後台老板，至此更乘機向彼提取現款以要挾之，慕之事業因之益趨危急。

某日，慕悵惘歸來，乍睹文玉獨居一席進膳，怒不可遏，痛批其頰，不知文玉所食，乃姑氏食餘之殘羹耳，文玉見不容於翁姑，復不納於父母，委屈萬端，生趣頓絕，遂出走，擬投江自戕，但念及夫婦情感，與天倫之道，不忍腹中一塊肉，遭受無辜，乃又生求生之望，決意不死。

慕以文玉既亡，正中下懷，遂娶繼繼以妻其子，耀祖迫於父命，只得聽之。

文玉出亡後，日以手工自給，俯仰身世，前途茫茫，每思已往，則不覺傷感萬分。

織織嬌養成性，行爲不檢，有外遇，耀祖雖有所聞，然困於財勢之下，亦無可如何耳。

光陰荏苒，時屆歲暮，文玉含辛茹苦，腹中一塊肉，已呱呱墜地矣，其時慕困於年關，事業已不可支持，乃再商於葉，葉憎其女耗去鉅資，遂不允所請，慕至此方悟葉之爲人，彼之事業，亦告失敗。

文玉產後既之調理，故乳水不足，致小兒晝夜哭泣，無父之子物議沸騰，文玉乃憤而決心赴滬以覓耀祖，不意訪夫不遇，遂致落流客中，金盡兒疾，又爲色情者所困，幾經艱難，方得免脫，後探得耀祖供職交易所中，訪之過於門外，耀祖驚喜異常，惟以友在，匆匆數語，詢伊居處，約即過訪而別，但爲織織於車中窺見，歸後阻耀祖外出，文玉候之不至，遂懇交易所中僕役引導至其居處，目睹織織橫眉怒目與耀祖爲難，淒然交孩於耀祖，剖白來滬原因，係爲嬰兒前途計，不願其爲無父之兒也，言罷而去，耀祖擬隨之，適織織之奸夫至，織織乃命奸夫阻耀祖出，耀祖憤火中燒，忍無可忍，擊倒奸夫，抱孩奮門而出，訪文玉于逆旅，知文玉已返鄉，遂追蹤至船埠，則船甫起碇，正自焦急間，猛聞人聲鼎沸，警號大鳴，蓋適才離埠之船，已爲巨輪撞覆，耀祖急不暇待，躍入空艇，冒險馳往，時值黃昏，波濤怒吼，

水勢猛急，逼尋文玉不獲，力竭隨艇漂流，至於江邊，忽見一女子抱斷木浮沉灘邊，耀祖視之，果爲文玉也，遂驚喜若狂，挽之登艇，但文玉已奄奄一息，默然苦笑，二人熱淚迸流，哀思無限，時淒涼慘暗之夜氣漸消，晨曦融然而起，茫茫大地，方現一線光明也。

天倫

時覺非 尙冠武 林楚楚 張翼 黎灼灼 陳燕燕 顧夢鶴 主演

「人類愛的發端，基於一種赤子之愛，一宇宙亘古不變，此愛亦永遠不滅」。

「不要祇知有個人而拋棄了家族，更不要祇知有家族而拋棄了大眾，你們要愛人如己，尋求全人類的天倫之樂」。

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。

草原上，傳來一陣陣的牧人的呼聲，一隻迷途的羔羊，重行找到它的歸宿，投入了牧人的懷抱。

同樣地，一個天涯的遊子，在久別之後，也投入了奄然一息的老父的懷抱，老父殷殷的待望，終於獲得了最後的一點安慰，彌留之際，他以撫養妻子兒女的話，來鼓勵他的愛子，並且希望他把這種愛推己及人。

二十年後，昔日的遊子，已負起撫養妻兒的責任，而且是一個孫兒的祖父了，他的兒子，現在是遼官顯宦，帶着自己的妻，終日週旋於王公巨卿之間，酒食徵逐，早已忘却了作父母的責任，父親的諄諄教誨，是不敵嬌妻枕邊私語的，權勢名利，已經把他的性靈泯滅了。

正值他父親的生日，兒子準備作一次大壽，爲着這是虛矯的舉動，爲着這是浪費人民的血汗，父親是堅決地反對，但兒子爲了壯自己的場面，終於是舉行了，徵歌選色，舉酒稱觴，在那醉生夢死之中，父親望着窗外的飢寒交迫的人們，不禁潸然淚下了。

突然憶起了老父垂死時候的留言，他感到有爲社會盡一點力量的必要，父親，母親，帶着子，女，兒媳，孫兒，都遷往鄉間，在一處孤兒院裏做些工作，教養那些被社會所遺棄了的孤兒老人，這在父親的心裏，覺得是辦了一件有意義的事，但，兒子兒媳，却不慣在鄉村裡生活，他們終於與父親決絕，帶着孩兒離開鄉村。

女兒在那次大壽宴會中，曾經和她的嫂子的表哥遇見，而遞種情根，從那天以後，她隨時都縈繞着表哥的影子，她按捺不住那火一般的熱情，在父親反對聲中，也悄悄地離開了。

一天一天，期待着浪子的回頭，一年一年，帶來的全是失望，雖然有孤兒老人，使老父老

母的孤寂的感情，有所寄托，然而在夜闌人靜的時候，他們不能不細味孤獨的悲哀了。

又變換了一個時代，孫兒現在已經長大成人，而且已經成家立業，和他的父親同住，爲了克盡子婦之道，他們和父母有過多次的爭執，父母要媳婦服侍，奴役着她，使她沒有輕鬆的機會，感情到後來是破裂了，孫兒帶着妻，到他的祖父處去。

孫兒的來臨，給老夫婦帶來了無限的愉快，不久，出奔後的女兒，也被遺棄而重復回到老父老母的膝前。

然而操勞過度的老父，在興奮之餘，體力不支而臥病了，病是需要長期的治療，自然也需要多量的診費，而這診費却因爲無着落引起了全家的憂慮，這時，老父感到自己無望了，他把孤兒院的款項，交給孫兒代管，經過幾番的思慮，孫兒決定私自拿這筆款來救他的祖父。祖父的病因此而痊癒，他的兒子兒媳也聽見他的病訊而歸來，他覺得自己是不能勝任勞瘁了，就召集全體孤兒宣佈以他的孫兒繼任主持孤兒院，但是，當交代公款的時候，他發現公款是被他的孫兒動用了，焦急，憤懣，使他的感情高張，他用力敲着鐘，在全體孤兒的集會裏，他說自己將仍然繼續主持孤兒院，並且宣佈他的孫兒的不法行爲，雖然他知道孫兒是爲

了自己的病而挪用公款，但爲了正義，是不能不責備他的。

經不住過度的刺激，老父的病是復發了，這次，他知道是免不了一死，但他相信，肉體的死，是勝過靈魂之死，他很快樂，他用着他的老父的遺言，要他的兒孫們把對個人的愛，推及於人類。

草原上，在暮色蒼茫中，一羣迷途的羔羊，隨着牧人走上了歸途。

女 權 胡 蝶 主演

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宋嘉玉，她的經過，可以分成幾個階段。

學生時代 宋嘉玉在中國女子學院的畢業典禮中，發揮了許多偉大抱負的演詞，得到許多的同情，她在「金榜掛名時」以後，接着就來了一個「洞房花燭夜」，自然是她的生命史上的黃金時代了。

主婦時代 宋嘉玉可是她踏進了茶商余伯遠的家庭，做了他的主婦以後，無謂的煩惱，就接二連三的來了，生活漸見腐化，早生了厭倦之心，而交際能手的章太太，又向伯遠進攻，要奪她的愛，在賑災跳舞會裡，給嘉玉瞧破了他們倆的秘密，受到極大的刺激，認爲伯遠不

知道尊重女子的人格，不是她理想的終身伴侶，毅然無條件和伯遠離婚。

銀行職員時代 但是伯遠，不願意她在上海做事，便介紹她到天津華興銀行，去任編輯股主任，而同事們又覬覦她，包圍她，引誘她，甚至一個年輕的行員，爲了追求不遂，至於自殺，於是她知道這種不切實的職業，是有害無益的，不如早走爲妙。

中學教員時代 她在歧路徬徨中，想起了老同學許倩英，便投奔到她任事的徐州培英中學去，得倩英的介紹，充任了歷史教員，因爲了校長信任的堅，同學愛慕的多，惹起同事的嫉妬，傾軋，排擠，幾乎站不住腳，使君有婦的黎先生，以示惠爲求愛的手段，消弭了風潮，而嘉玉感到環境如此，後患未已，不能久留了。

女工時代 把氣力換飯吃，這是天公地道的事罷，嘉玉便在紙烟工廠包烟間裏當女工了，不久就升了糾察，誰知又是出於工頭候先生的釣餌，嘉玉豈肯甘受利誘威脅的侮辱的，在氣憤之中，離開了紙烟工廠，隔了幾個月，見紗廠在招工，她去投効，正有些希望，却給候先生知道了，用誣裁的方法，把她捉將官裡去。

嘉玉得到夏律師的仗義執言，恢復了自由，心底裡起了感動，覺得幾年來的到處碰壁，前

途非常渺茫，空虛，便接受了夏律師的愛，將以此為歸宿了。

但是聽到鄰居楊太太被遺棄的苦況，知道以利害結合的，不能永久維持安寧的，況且她的抱負，還沒有達到，她不願意自私。謀個人的幸福，所以毫無留戀，不別而行，她到那裡去呢？大家向社會裏找她去罷！

吉地

陳玉梅 田方 葉秋心 張振鐸 主演

在田野裏，香姑採着瓜，阿良鋤着地，他倆一面工作，一面談笑，正像枝頭的一雙小鳥在活躍着。

大地主許鴻業，見着父親病危，不待他死時，便先到菱花村來尋覓墓地了，村上的張鄉董殷勤地伴着他同遊，無意間遇見了香姑，張鄉董告訴他這是他佃戶老大的女兒，許鴻業表示願意娶她，於是張鄉董立刻同着他到老人家裡去玩，把來意向老大說明了，老大聽得能將女兒高攀給地主，滿口應允了下來。

香姑聽到了這個消息，竭力反對，但頑固的父親怎能聽她的話呢，不久，終於下着聘禮。天上老是不肯下雨，張鄉董和老大等乘機發起求雨會，籌集捐款，一半用在求雨會上，一

半却溜進到他們的私囊裡去。

許鴻業二次偕同着風水先生到鄉下來看地，終於一塊吉地給他們發現了，張鄉董知道這是阿良的父親的墳地，代表鴻業去和阿良商量，願出重金叫他遷墳；但阿良雖窮，却不願出賣他先人的墳墓。

旱災是比前更厲害了，有人說，如能將離村十里外的大湖，開條河引水進來，就可救這旱災，但飯都快沒有得吃的他們，那裏來這許多開河的錢呢？阿良他爲了大眾的利益，情願犧牲先前的主張，將墓地出賣。

有錢人在別的地方雖捨不得化錢，但爲了妄想要靠風水發財，對於金錢是滿不在乎的。許鴻業父親的病更兇了，他便預備擇日迎娶香姑去冲喜，香姑聽到這消息，跑去和阿良商議的結果，決拿出兩人的私蓄，讓她去讀書，她的母親發現愛女之逃亡，埋怨起老大來，要這些非義之財，還有何用？老大頗覺悔悟，將濟河舞鱗的錢，竟都交還了出來，并還勸張鄉董也交還出來，但張鄉董那裏肯聽他的話呢。

許鴻業迎娶香姑那天，大開盛宴，張鄉董突來報告香姑出走，同時他父親也死了，這真使

他懊喪萬分，後來父墓築成，他滿想靠吉地的福庇，可大發其財，於是經營各種投機事業，一意孤行，那知事實和理想恰恰相反。

張鄉董入獄，濬河款項，公舉阿良等保管，到濬河完成，還餘下二千多塊錢，大家公議辦一所農村小學校，好讓許多失學兒童進校讀書，這時阿良才講出香姑在校讀書，她因日夜用功，學業已大有進步，於是決定召她回來主辦校務，等到開學這天，學生和來賓濟濟一堂，一片慶祝聲和歡笑聲，瀰漫全堂。

浪淘沙

金 饑 章志直 主演

一隻經過驚風駭浪僥倖歸來的海輪，停泊在碼頭了，水手金阿龍也抱着死裏逃生的欣歡，買來一雙鞋和一件衣料，給他的女兒和妻子。

「阿龍回來了」，「阿龍回來了」，在街頭巷尾一般鄰婦打着驚異的口吻說，也許阿龍的生還是令人可驚異的，阿龍回到家來，想不到一切都變了，——女兒在哭泣，原來自己的妻子，已被某一個男人擁抱在懷裡。

一怒沖冠的火，激動了生死的戰鬥，在重擊下，姦夫死在阿龍的手裡。

偵探長以爲這兇犯很容易捕到，可以手到擒來，可是無家可歸，無處可藏的阿龍，在無計可走的時候，又僥倖在另外一隻海輪，得到一個火夫的位置。

如鷹似鷺的偵探長，在緊緊的追逐着兇犯，阿龍想不到在輪船上，又會被偵探長發現了，在將束手被擒的時候，船忽然撞到暗礁上，於是船沉人溺，同歸於盡。

除了阿龍有力氣，能抱着一個淡水桶，浮在一個荒島上，同時忽然又飄來了一副尸首，阿龍把他拖到岸上來，救活時，才發現他是偵探長。

阿龍說我既把你從海裏救起，我不會把你性命從我的手裏送掉，他嘲笑他，戲弄他，那偵探長不忍他的報復，甚至要求他處死都不可得。

那寂寞的荒島上，淡只剩一口了，他倆快要與死神相會的時候，而站在一條生命線上，互相的仇敵心，會漸漸的消逝，而變爲誠摯的良友。

一隻船駛過，偵探長以爲可以得救了，當時恢復了敵意，逮捕了阿龍，可是船上並沒有聽見他們的呼救。

阿龍說我們等着死吧，天下沒有比死再公平的了。

